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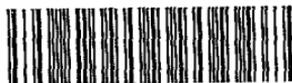
娘 姑 子 蠅

譯 崖 青 李 著 桑 泪 莫

蠅子姑娘集

吳伯登著

李萬壽譯



3 0543 9439 4

87.57  
31032

蠅子姑娘集目錄

蠅子姑娘	一
夢	二一
那一場洗禮	二九
短小的兵士	三九
松先生	五五
幸福	七一
野雞小姐	八五

月色	九七
一個女子的漂流史	一〇九
一場報復	一二三
米龍老丈	一三三
棄兒	一四七
真的故事	一六七
床	一七九
模特兒	一八七
村裏的法庭	二〇一

## 蠅子姑娘

他向我們說：

「當我從前過遊艇生活的時代，我真見過奇怪的東西和奇怪的女人！有好多次數我想寫一本題之爲『塞因河上』的小書，去談談我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享受的那種賣力而安閒的，快樂而貧苦的，穩健而諛譁的生活。」

那時候，我是一個無財產的小職員；現在我是一個可以因片刻之歡而擲巨款的達了目的地的漢子。從前，我心裏懷着給我想像上種種期望的生活增光的淡泊而難實現的千般欲望。今日，我真地不知道甚麼新鮮花樣能夠使我從那張被我躺着打盹的躺椅上立起來。在巴黎的辦公室和阿讓德伊村那帶河面之間那樣地過活，真是簡單的，有益的，而又困難的。那十年之間，我唯一的和有吸力的大狂熱，就是塞因河。唉！那

條景美水平而有變化並且氣味雜出的河，素來是充滿了幻影和不潔之物！我自信從前很留戀牠，因為牠彷彿把人生的意義給了我。唉！那些沿着那一帶百花競放的堤上的散步，我種種舊友：那些蹲在蓮葉上入夢的蛙，和那些遇着一隻翠鳥像藍色火焰般在垂楊後面穿過時便從細草叢中陡然向我展開新葉的水百合！我從前不是用視官上的一種至情愛過這一切嗎！這至情那時候在我身上化爲一陣自然而深刻的快樂！

我也像傍人有良夜的紀念一般，在那拂曉時的漂泊如烟先慘白而後來映着草上朝暉化爲殷紅悅目的薄霧裏，有種種黎明的紀念；並且又有那種用一道引人入夢的微光使流水閃出銀光的月色的紀念。

這一切都是不滅的幻影的象徵啊，牠是爲我而在那個把巴黎種種穢惡輸送到海裏的甯靜的河面上產生的。

並且同着那些伙伴真是何等快樂呀！我們那時候一共是五個，成了一羣，到今日都是莊嚴的漢子；而因爲我們那時候手頭都不寬裕，所以便在阿讓德伊村的一家寒館

的小茶館裏；組織了一個不容易說明的俱樂部，這俱樂部祇有一間公共寢室式的小屋子，我在那屋子裏過過那些在我生平最爲胡鬧的夜會。我們除了給我們取樂和搖船以外甚麼掛慮也沒有，因爲那時候，游艇爲我們——祇有一個人例外——簡直是一種宗教。現在我記得種種那樣罕見的遇合，種種那樣似乎決不會有的玩笑，然而却就是這五個搗蛋鬼所鬧出來的，到今日誰也不會相信。世人現在不是這樣過活了，卽令就是在塞因河的水面上；因爲那種極力纏住我們的惱人新花樣，在現代人的心靈裏已經死掉了。

我們五個人一共祇有一隻唯一的船，那是費了大事才買來的，並且我們在那船上的譔笑程度，此後一再也從沒有見過。那隻船是一隻寬的英國式小艇，雖然略嫌笨，但是結實大方而又舒服。那些伙伴們的丰采，我一點也不會對你們描寫。有一個很狡猾的矮子，綽號叫做小藍；一個灰色眼睛黑色頭髮神情村野的大漢子，綽號叫做紅皮斧頭；還有另外一個聰明而懶惰的大漢子，綽號叫做沒邊小帽，那就是唯一不肯動槳

的人，籍口說是會把船弄得顛倒；一個挺拔的瘦長子，很愛裝飾，因為紀念克拉戴爾在那時候新著的一本小说又因為他帶着一片獨睛眼鏡，所以他的綽號叫做「獨眼」；末了就是我了，他們給我的綽號是李子約瑟。我們用完全的親睦態度過活，大眾的共同缺憾就是少一個看舵的船娘。一個女人，在一隻游艇裏是不可少的。其所以不可少的理由，因為她可以蘇醒人的身心，因為她有活動力，她使人快樂，她使人散愁，她增加趣味，她給風景生色，仗着一柄在那綠油油的兩岸之間溜過的紅傘。不過我們那時候，我們這五個與眾不同的人，却不需要一個尋常的船娘；需要的，是一個來自望外的，奇異的，全能的和覓不着的尤物。我們試過了多次，一些掌篙的女人，都沒有成績，那都不是船娘，不過是一些愛那辭人的市釀而不愛那長流和載舟之水的無用的女游艇家罷。有人把這樣的女人留下過一個星期日，隨後便索然無味地叫她們走了。

誰知某一個星期六傍晚，獨眼給我們引了一個小的尤物來了，她是纖弱的，活潑的，跳蕩的，談諧的，並且滿腔的奇異舉動，那種和巴黎街市上的男女頑童的頭腦相

穎的奇異舉動。她很和藹，並不俊俏，一個隨處皆有的女人輪廓式的女人，那樣的剪影，就是圖畫家每逢飯後，在一杯燒酒和一枝紙菸之間畫在加非館的桌布上的。自然之造人有時是這樣的。

那第一天傍晚，她使我們驚訝，使我們開心，却沒有使我們起何種感想，因為她來得實在出人意外。墜到那樣一羣爲所欲爲的漢子堆裏的她，不久便成了全局的指揮者，並且從第二天起她完全征服了我們。

尤其，她是完全醉得神經錯亂的，大概她在誕生時候，肚子裏就帶着一鍾阿白三特酒，那却是她母親分娩時候所喝的，並且從此她就沒有清醒過，因為她說她的乳娘是仗着甘蔗酒補血的；而她自身對於那種種排在酒店櫃台後面的成行酒瓶，素來祇稱之爲「聖的家族」。

不知道我們伙伴之中的誰，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做「鱷子」，也不知道何以把這個綽號給她，但是她和牠很相稱，於是乎就保留下來了。至於我們那隻名叫「覆葉」的快

艇，每星期總在塞因河上那般介乎阿司臬和拉非德村之間的水面上，載着我們五個強健快樂的漢子游行，可是我們却在一柄花紙日傘之下，被一個活潑粗率的女人所統治——這女人視我們如同一些負擔引她在水上游行之責的奴隸，而我們都很愛她。

我們全體都很愛她，開始道理很多，後來道理祇有一個。她在那隻小船的艙上，簡直是一座說話的風磨，對着那陣拂到水面的風無所不談。她用那種在微風裏轉動的有翼機械式的不斷微嚮，無止境地談着；並且，她輕率地說些最爲望外的，最爲奇特的，最爲使人發呆的事。在那個頭腦裏，在那個各部之不相容如同一些異色異質略加縫綴的布片兒般的頭腦裏，有新花樣如同在一本仙女故事裏一樣，有高盧人式的玩意兒，有厚顏的觀念，有意外的想像，有滑稽的趣味，有空氣，如同在一個氣球的旅行之中似地有空氣又有風景。

我們對她發一些問題，去逗引她一些不知從那裏找來的答案。那個被我們用以窘她次數最多的問題就是：『爲什麼傍人叫你做蠅子？』

她竟發現一些那樣居然會有的理由，至於使我們停止划槳的動作去笑。

她也能用婦人的地位悅我們；那個永不划槳鎮日靠着她坐在舵椅上的沒邊小帽，有一次對於『爲甚麼傍人叫你做蠅子？』那個尋常問題，竟回答道：

——因爲那是一個斑蝥族的小蟲罷。

不錯，一個嗡嗡有聲而使人興奮的斑蝥族的小蟲，不是一個有光有斑而以藥人著名斑蝥，但究竟是一個使覆葉號全船漸漸異樣顛倒的赤翼斑蝥族的小蟲啊。

在那片被那蠅子所棲的『覆葉』上，真有種種頑梗的談話！

自從蠅子到了船上之後，獨眼在我們伙伴之中取得一個有力的——高一級的——位分，一個有女人的紳士對着四個單身人的那種位分。他濫用這種特權來刺激我們，有時至於對着我們和蠅子擁抱，在晚飯後叫她坐下自己膝頭上，此外並且還有許多其他不堪而同時使人興奮的特別樣子。

在那公共寢室裏，我們用一幅幃子隔開他們。

但是不久，我已經窺見我的伙伴們和我，都應當在我們寂寞者的腦海深處起了相同的推論：『從何種的例外定律，從何種的不可容許的原則，何以這個彷彿絕無顧忌的蠅子姑娘，在這種時代，在這種上流社會婦人不安於室的時代，竟會忠於她的情人呢？』

我們的反省畢竟是正確的。不久我們竟都相信了。我們那時候，當局者僅僅以不怕枉費光陰的手段便都達了目的。原來蠅子姑娘竟負了獨眼，和覆葉號上的其他船員都發生過關係。

不用何等困難，不用何等抵抗，她在我們逐個人的第一次要求時，就負了獨眼。

上帝，愛面子的人真都要大生其氣。爲什麼那一個享着好名譽的賣弄風情的女人沒有十來個情人呢？這些情人之中，那一個竟愚昧得到了十分地步以致不了然於這件事呢？照流行的辦法看來，要在一個有名有地位的女人身邊蹲一晚，難道不像在巴黎各大戲院排演那些半古典派脚本的時候去蹲一晚嗎？世人若要獨占一個難於支配自己

時間的妓女，就正像要享有一匹祇被一個騎師所騎的賽跑的馬同是一樣地難——這唯一的騎師就是那心上的愛人的真影子啊！

我們從精細的作用，把蠅子姑娘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的時間留給獨眼。那就是他的航行日期。我們祇在他的日期把她弄到巴黎，離塞因河較遠之處，去聚會一下，在我們那樣的游艇家，這辦法幾乎不算是叫她負了獨眼。

那情形特別之點，就是蠅子姑娘那四個「偷香竊玉」的人絕不是不知道這種分享，並且互相談着，有時還用許多很使人發笑而繞灣子的隱語和她本人談着。唯一像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人就是獨眼；然而這個特別的地位，却使我們和他之間發生了一種不自在，彷彿把他攔在一旁弄成孤立似的，引出了一道在我們舊日友誼上斜斷的堤防。這件事在我們看來，竟給他造成了一個困難的地位，一個可笑的地位，一個被騙的情人而幾乎類乎本夫的地位。

因為他是很聰明的，富於獨自暗笑的天才，我們所以偶然也懷着相當的疑慮，互

相詢問他是否甚麼也不懷疑。

他却用了一個使我們大感困難的方式，費了事來指示我們。那一天我們正要到布奇瓦村去吃午飯，大家都使勁搖着槳，沒邊小帽那時候的神情，很像一個因勝利而滿意的漢子，他和那艄娘並肩坐着，在我們看來彷彿是過於自由地靠得過緊，忽然間他止住我們前進高聲喊道：『可托卜！』

八枝槳都在水面上橫起不動了。

於是他側轉腦袋向着他同坐的女人問道：

——爲甚麼大衆喊你做蠅子呢？

在她沒有來得及回答之前，那個坐在船頭的獨眼，用一個斬切的態度發言：

——因為她在種種屍首身上都肯休息。

開始發生了一大陣的沈寂，一種不自在，隨後大衆都要狂笑。而蠅子本人却不勝狼狽。

於是沒邊小帽吩咐道：

——齊前進！

那隻船便又上路了。

那個盆子算是封了口子，大眾都彼此瞭然。

這個小小的撞巧事情絕沒有變更我們的習慣，僅僅使我們和獨眼之間的懇摯交誼恢復了舊觀。他仍舊成了蠅子姑娘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之間的合法主權者；這個定義竟證明了他對於我們的高尚處所，並且終結了對於「蠅子」這名稱上的成爲問題的時間。我們也彼此滿意，想到將來可以祕密地利用其餘的時間彼此絕無衝突地去盡感恩而受關注的副職。

這辦法很好地度了三個來月的光陰。但是蠅子姑娘忽然對着我們全體取了一種奇特的態度。她沒有從前那樣快樂了，心境焦躁不安幾乎動輒生氣。我們不住地問她：

——你有點怎樣？

她的答復是：

——沒有什麼，隨我罷。

某一個星期六傍晚，獨眼把消息告訴我們。那時候，我們正在一間由那店主人在店裏留給我們用的飯廳裏吃飯，湯呢，已經吃過了，大衆正等候油炸的魚，我們那位也像是一心不定的朋友，先抓住蠅子姑娘的手，接着才說話：

——親愛的伙伴們，我有一件最重要的消息通知你們，這消息大概會引起一些長久的討論。並且我們在吃飯的當口可以有討論的時間。

『這個可憐的蠅子把一個糟糕的惡消息說給我聽了，同時她還托付我告訴你們。』

『她已經懷妊了。我現在祇加上兩句話：』

『既不是和她脫離的時候，又難於尋覓誰是父親』。

開始，真是一陣驚駭，大衆覺得鬧了一個大亂子；後來我們彼此都帶着想責備一個人的那種熱望互相瞧着。但是那一個呢？唉！那一個嗎？我從沒有像那時候感到這

化弄人的無情程度——造化從不許一個人確然知道自己是否他孩子的父親。

隨後，漸漸地來了一種安慰，使我們鼓起勇氣來，這却是由於連帶責任上的一種慚愧情感發生的。

向來不大說話的紅皮斧頭，說了這幾句初步的漂亮話：

——真是活該呀，結合就是力量啊。

那份油炸鱸魚被一個堂倌送進來。我們竟不像往常一樣撲過去，因為大眾多少有些心煩意亂。

獨眼接着說：

——她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用精細態度把全部都向我供出來。朋友們我們都是一般兒有罪的。我們應當彼此攜手，並且撫育那孩子呀。

全場一致取了決定的態度。大眾舉手對着那份炸魚發誓：

——我們撫育他。

於是繩子姑娘陡然得救了，釋了那個壓迫這和藹而心緒凌亂的多情窮女至一月之久的駭人重量了，她高聲說：

——唉！朋友們！朋友們！你們都是有真心的……有真心的……有真心的……謝你們嘍！

末了她哭了，在我們跟前，這是第一次。

從此，大眾如同那孩子已經出世似地，在船上常常談到他，並且我們伙伴之中，人人都用一種過當的協同注意，留心我們艄娘腰身的那種遲緩而有規則的發展。

有一次我們停着槳不搖去問：

——繩子呢？

她回答道：

——到。

——男孩子呢或者女孩子呢？

男孩子。

他將來可以成甚麼樣的人。

於是她的想像力顯出那種最虛無縹渺的境界了。那是一些說不完的記載，一些使人發呆的奇事，從那孩子有生之初包括到他最後的勝利。他那孩子，完全在這個非常的小尤物的天真熱烈而動人的夢想裏，而她呢，現在我們這五個被她喊作「他的五個爸爸」之間清廉地過活。她看見他，說他是航海家，一個比美洲大些的新世界的發見者；是將軍，把亞爾薩司和羅蘭兩省給法國奪回來，隨後做了皇帝，並且成立一個有許多給法國造真福的仁君的朝廷；隨後又是博學家，始則揭穿黃金的祕術，繼而揭穿長生的祕術；隨後又是航空家，發明到星球上參觀的方法，並且從無限遠的天上給人製造了一條不可度量的道路，世上一切最意外和最奇異的想像都可以實現。

上帝，一直到那年夏盡秋初之際，她始終是和藹的和使人樂意的，那個可憐的小姑娘。

她的夢是在九月二十日打破的。我們從拉非德村吃了午飯回來過了聖日爾曼村的時候，她忽然口渴起來，於是要求我們在佩克村前面停一下。

自從多時，她已經成了笨重的，並且她自己很討厭這件事。她不能像從前那樣隨意亂躍，也不能像她慣常做的一般從船上跳到岸上。我們儘管吆喝阻擋，她依然勉強要跳；很有十多回，倘若不是我們伸着手去抓，她早已跌倒了。

這一天，她冒失地在船沒有停止之前便要上岸——這類的輕率舉動，每每使那些有病的或者疲乏的壯士在這裏面送命。

剛好在我們要靠岸之際，她沒有使我們來得及預料或者預防她的動作，便使起勁兒朝碼頭上一跳。

勁兒太弱了，僅僅她的腳尖兒撞着石頭的邊，身體便滑了下去，這樣一來，她的肚子正頂在石頭的尖角上，我們祇聽見她大叫一聲，結果竟墜到水裏了。

我們五個人同時跳到水裏救她起來，可憐她的衰弱和臉色的灰白竟像是死人，並

且她已經感到種種酷烈的疼痛。

自然立刻把她抬到那最近的旅館裏，並且一面找一個醫生到那裏來。

那陣被她用一種女英雄式的努力去忍受的難堪苦楚，竟延長到十來點鐘，結果她小產了。因恐懼交集而徬徨終日的我們，圍着她手足失措。

隨後有人把那死了的孩子取出來；而我們還替她擔心生命上的危險經過好幾天之久。

末了，某一天早上那醫生對我們說：『我相信她已經救出來了。她竟是鋼鑄成的一樣，這個姑娘』。於是我們心花怒發地一齊到她臥房裏去。

獨眼代表全體向她說：

——沒有危險了，小蠅子，我們都很滿意。

這時候，她又朝着我們哭：——這算是第二次，末了，她兩眼飽含眼淚，口吃地向我們說：

……  
——唉！你們是否知道，你們是否知道……這是多麼傷心的事……多麼傷心的事……  
——我永不會忘記！

——究竟是爲什麼，小蠅子？

——爲的是弄死了他，因爲是我弄死的！唉！却不是故意的！這是多麼傷心的事！

她號啕痛哭了。我們繞着她大受感動，竟不知道要對她說甚麼。

她接着說道：

——你們看見了他嗎，你們？

我們同聲回答道：

——看見。

——那不是一個男孩子嗎？

——對的。

——好看的，對嗎？

我們遲疑了一陣。最不細心的小藍，決然對她說：

——很好看。

他真失算了，因為她又開始嗚咽起來，幾乎因失望而狂號了。

這一來，獨眼——也許他最愛她——發明了一個巧妙方法去使她甯靜，並且冒着

眼淚去吻她那雙無光的眼：

——你寬心一點罷，小蠅子，你寬心一點罷，我們將來再給你另外辦一個。

她骨髓裏的詼諧意味陡然蘇醒了，末了她半信服半嘲弄地瞧着我們，一面帶着眼

淚和心裏的悲傷問道：

——真地可以這樣嗎？

於是我們齊聲答道：「真地可以這樣。」

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夢

這正是一頓友誼式的，老年友誼式的晚餐之後。他們一共五個人：一個文學家，一個醫學博士，和三個無職業的鯨居富翁。

他們甚麼都談過了，於是都起了一陣疲倦，那陣在快樂之後使人決定分手並且未及分手而已經先來的疲倦。同餐者中的一個，靜寂地向那條被星點般的煤氣燈照得光明閃動的廣衢聽了五六分鐘，忽然說道：

——一個人在從早到晚沒有一點事做的時候，日子便覺得長了。

——並且夜晚也一樣，那個靠近他坐着的人說。我幾乎不能睡覺，快樂的事使我疲倦，談的話又沒有變化；我從沒有遇見一個新的意思，並且無論是和誰談天，我在事前總感到一種甚麼也不說甚麼也不聽的焦躁脾氣。我真不知道怎樣消遣我夜晚的光

陰。

於是那第三個疲倦了的人說：

——我可以出很貴的價錢，去買一個祇求每天叫我舒舒服服過兩點鐘的法子。

末了，那個剛把自己的外套搭在胳膊上的文學家走近前來說道：

——世上的人，若是能發明一個新的壞榜樣並且把牠送給自己的同類，即令縮減了同類的一半壽命，然而比起那個找着甚麼永保健康和永保年少的方法者，他對於人道所盡的義務却實在大得多了。

那醫生開始笑了，末了，他咬着一枝雪茄菸一面說道：

——對呀，但是這不是可以像這樣來發明的。儘管有人自從宇宙存在以來，對於這問題早就努力地尋找和留意。原人却一下子已經達到了這類的改進方法。我們和他們不過是相等。

那三個疲倦了的人有一個喃喃地說：

——這未免可惜！

隨後，歇了分把鐘他接着說：

——倘若一個人祇要能殼睡覺，能殼不受熱也不受寒地好好兒睡覺，能殼在晚間疲倦之後悠然而逝地睡覺，能殼不做夢而睡覺。

——爲甚麼不要做夢呢？那個靠近他坐着的人問。

那一個答復道：

——因爲夢不一定常常是有味的，反而言之，常常是奇怪的，不像寔在的，不相连貫的，並且我們睡熟的時候，就是要隨意玩賞那些最好的也不能殼。我以爲應當醒着做夢才好。

——誰阻止您醒着做夢呢？那文學家問。

那醫生拿去了他的雪茄菸：

——朋友，若是要醒着做夢，應當要意志上的一種大的工作和一種大的力量、結

果不過就是要一種大的疲倦。所以，真的夢，我們穿過種種美妙幻像的神游，的確是宇宙間的最美秀的；但是却要這夢是自然而然的來的，不是費了勁引來的，並且還同時要有身體上的一種絕對安適。這樣的夢，我能發送給你，不過却有條件，就是要你答應我不去亂用。

那文學家聳了聳肩膀：

——嘿！對呀，我知道，印度的藥藤，雅片，阿白三特酒，嗎啡。我讀過波得萊爾的詩；並且我也嘗過那種妙藥，那東西却使我很不受用。

但是那醫生已經坐下來了：

——不對，要用愛太爾，祇要愛太爾，我並且要進一步說，你們這些文學家，有時真應當用牠一下。

那三個富翁都走近前來。其中有一個問道：

——請你把那東西的效力說明給我們聽呀！

於是那醫生接着說：

——我們把那些國民腔的字眼都放在一旁，對嗎？現在，我不談醫學，也不談道德，祇談快樂罷。你們每天祇務那些傷生毀性的過度事情。我現在給你們指導一個新的感覺，不過這東西祇能施之於聰明人，竟可以說祇能施之於很聰明的人；並且這東西之危險，正和各種興奮我們身體的東西一樣，不過是雋美得很。我還得說明你們應當有一種相當的預備，就是說要一種相當的習慣，去在愛太兒的充分力量裏來享受牠的種種異樣效力。

牠的效力，和印度毒蘇的，鴉片的以及嗎啡的效力都不同；並且祇要停止那嗅的動作，效力便立刻中止，至於其餘造夢的藥品，牠們的力量却延續到好幾點鐘。

現在，我勉強把我所享受過的，在可能範圍內清楚地分析出來。但是那些感覺是那樣微妙的，幾乎不可揣摩，所以分析起來實在不容易。

那是因為我使用這藥醫治劇烈的頭痛症得來的結果，從此我也許就有點濫用牠。

我本有那種劇烈的頭痛和頸痛，並且皮膚上異常發燒，像是一陣不安定的熱症。於是我取了一大瓶愛太兒，末了在躺下之後，便開始從容地吸牠。

幾分鐘後，我以為聽見了一陣不到多久便化為噓噓之聲的模糊喧噪，並且覺得我整個身體的內部成了虛而輕的了，虛而輕得像空氣一般頗有凌空飛散の意味。

隨後就是一種心靈上的麻痺，一種麻睡般的舒適態度，雖然那頭痛仍然不休，但是已經停止了那難受的苦處。我們可以說那是我所同意熬受的疼痛的一種，已經不是被我這病軀所反抗的那些痛惡的割裂了。

不久，我胸膛中所有的那陣奇異而有味的空虛感覺竟擴大起來，波及到我那些也漸漸感覺虛而輕的肢體，那真虛而輕得像是骨和肉都歸融化祇剩下皮膚一樣，那層皮膚爲着使我承愛在這個舒服境界裏安眠的和過活的甜美是必要的。我於是覺得我不痛苦了。病魔已經去了，已經也融化了，已經也飛散了。末了，我聽見一些聲音，四道聲音，兩組會話，却不了解那些論調。忽而不過是一些不可分辨的聲音，忽而是一個

達到我耳朵邊的字。但是我終於認識那些聲音不過是我一陣有輕重的耳鳴罷。我睡不成了，我醒了；我明白了，我感覺到了，我用一種明晰的態度，一種深刻的態度，一種異常的力量和一種精神上的愉快，推想一陣由我精神能力擴大十倍而來的異樣醉態。

那並不是用印度毒藤所造的夢境，那並不是用鴉片所造的略帶病像的幻覺：那是推想力上的一陣非凡的敏銳力量，一種觀看審度和品評人生的新方法，並且這方法確然絕對不容懷疑地是真寔的。

於是聖書上的舊畫，忽然回到我心頭上來了。我彷彿嘗了智果，彷彿一切神祕都自行揭去了外幕，我的地位竟是那樣地處於一個新的奇的和不可非難的論理帝國之下了。末了，從前成羣地從我心上湧出來的種種概念，種種推想，種種證據，現在一下都被一個概論，一個推想，一個有力一些的證據所推翻。我的頭成了種種思想的角鬥場了。我是一個抱着一種不可剋制的智慧做武器的高級動物了，並且我嘗着了一種因

證明自身力量而生的至樂的滋味。

這個現象，延續到多時而又多時。我始終嗅着我那隻愛太爾瓶子的口。忽然我瞧見牠已經空了。結果我又重新感到一陣可怕的悲傷。

那四個一齊聲問道：

——醫學博士，請你快點開個方子去買一升愛太爾罷！

但是那醫生戴上了他的帽子，並且回答道：

——說到這件事，可是不行，你們各位會要被傍人藥死啊！

於是他走了。

男女朋友們，這果然是真心話嗎？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吳淞的颶風之下譯完——譯者。

## 那一場洗禮

那些身着新衣裳的男子們，都在那田莊的門口候着。五月的太陽，對着那些蘋果樹展開牠的光輝，這些蘋果樹正开着花，不僅亭亭地像是一些繽紛芳馥的偉大花球，並且又像是給那整個兒的院落張開一個花毯般的屋頂；一陣由花片兒組成的花雨，不住地繞着樹墜下來，飄蕩盤旋才落在一些茂盛的草堆兒上面，那些草裏的野花，紅得像火又像雪。

一隻母豬橫在一堆肥糞邊打盹，肚子龐大，乳房滾圓，牠那一羣小豚，搖着那繩樣的尾巴，繞着牠來去。

忽然，在遠處，在那些田莊的樹木後面，村裏的教堂的鐘丁東地響起來了。牠的金銖之聲，在晴空中擲出那陣弱而遠的號召。一些燕子，如同飛箭似地穿過那片圍在

毛櫟樹圍裏的蔚藍天空，偶爾有一陣牛欄裏的怪味兒，雜在蘋果樹的甜而香的微風裏飄過。

門口立着的那些男子們之中，有一個轉過身來朝着那房子高聲喊着：

——趕快，趕快，梅麗娜，已經打鐘了！

他約莫有三十歲年紀。是一個高大的鄉下人，長年的耕種工作，還沒有使他的脊梁彎曲，身體變形。一個老翁，他的父親，手扭腿歪，身材上的筋骨凸起像一枝多節橡樹的老幹，高聲說道：

——婦女們，從沒有早早兒就預備停當的。

老翁的另外兩個兒子都笑起來，末了，其中有一個轉身向着他的哥哥——就是那個先用高聲喊人的——對他說道：

——你去催牠們罷，波李特。她們決不會在午前出來。

於是那少年人到房子裏面人去了。

一羣在那些鄉下人跟前蹣跚着的鴨子，拍着翅膀叫起來；隨後用牠們那種遲緩而搖搖擺擺的步兒，向着那個水坑走。

不久，在那張開着的門口，一個胖婦人抱着一個兩個月的嬰孩出來了。她那高頂便帽的那些白飄帶，拂着她那條紅得像火的圍巾，在她的背上披散，而那個包在白布襁褓裏的嬰孩，就在這看護者的大肚子上休息。

隨後，那個高大而強壯的娘終於出來了，年齡不過十八九歲，鮮潤，微笑，挽着她丈夫的胳膊。末了那兩個做祖母的都跟着來了，她們都乾瘦得像是隔年的蘋果，並且在她們那副自從多年就被堅苦工作所磨折的腰部，都顯出一種明顯的疲勞。這兩個老婦人之中有一個是寡婦，她這時挽着那個在門外蹲着的祖父的胳膊，於是便在那嬰孩和那看護婦的後面向前開路。這一家的其餘的人都跟着走動起來。那些頂年輕的，帶着一些滿盛糖塊兒的紙口袋。

在遠處，那座鐘不住地響着，使盡氣力來號召那個被人等候的脆弱的嬰孩。一些

小孩爬到了壕溝邊上；一些人走出了自己的木柵門外邊；一些女工們立在那些由她們攔在地上的乳桶之間站着不動；這都是爲的來看那一場洗禮。

那個勝利的看護婦，抱着她這個有生命的負載物，在那兩行種着樹的高堤之間，迴避那些低凹路上的水蕩。那些老年人恭恭敬敬走着，因爲年齡和筋骨疼痛的關係，行列略略有點兒歪；那些少年人竟快活得想要跳舞，眼光注意那些來看他們經過的女人；那父親和那母親莊嚴地走着，神情格外鄭重一些，追隨那個嬰孩——這嬰孩將來在人生裏代替他們，在地方上要繼續他們的姓氏，繼續這個在地方很被人知道鄧杜家的姓氏，

他們走到平地上了，於是從斜刺裏在田裏穿過，免得在大路上繞灣子。

現在，他們望見那座教堂和教堂尖頂鐘樓了。一個四面透空的窗口，在鐘樓的石板屋頂底下露出來；其中有件東西，用一種活潑的動作一來一往地幌個不住。這就是那口始終響着的鐘，牠號召那個新生的人快到上帝的房子裏面來舉行初次相見之禮。

一隻狗開始跟着走。教堂裏的神甫，一個長瘦強健的紅髮漢子，一個也是姓鄧杜對於那嬰孩居於伯叔之列的人，在神龕前面等着。於是他根據種種儀節給他姪子行了洗禮，給他取了名子叫做卜洛司佩西沙，而卜洛司佩西沙却在嘗着了那些帶象徵意味的鹽的時候便哭起來。

到了這場儀節結束之後，那一家子都在門外等候那神甫脫卸他的法衣；隨後大眾便上路了。現在他們走得快了，因為誰都想着那頓筵席。本地的那羣兒童都跟着他們來了，每逢有人向他們扔一撮糖塊兒過去，便看見一陣狂暴的混戰，一陣肉搏，一陣握住頭髮的相打；並且那隻狗也加入那人堆裏去拾點甜東西，牠雖然被人拉着耳朵，拉着腿子，拉着尾巴，但是比那些頑童格外出勁一些。

那看護婦有點疲乏了，便向那個在她身邊行走的神甫說：

——請您聽，神甫先生，你是不是願意抱一抱你的姪兒，使我鬆一口兒氣。我肚子裏真有點疼。

那神甫接了嬰孩，他的白衣裳，在神甫的黑色道袍上面顯出一個很耀目的點兒，神甫吻過了他，因為這個輕巧的負載物使他礙手礙腳，所以竟不知道要如何抱，如何放。大眾不免都笑起來。一個做祖母的遠遠地問：

——這總不得使你不樂意，聽呀，長老，你不是永不會有這樣一個嗎？

那神甫沒有回答，洒開大步向前走，瞧着那個有蔚藍眼睛的嬰孩出神，他那副滾圓的面龐兒真使那神甫想再去吻一下。他不能再矜持了，終於把他舉得和自己的臉一般兒高，長久地吻着不放。

那父親高聲說道：

——說呀，堂長，倘若你也要一個，你祇要說一聲就行了。

於是大眾都開始來談諧了，如同那些種田的人談諧一樣。

大眾一經坐到筵席上，那種鄉下式的笨的快樂樣子，像一陣風暴似地爆發起來。那祖父的另外兩個兒子本來也都快要結婚；他們的未婚妻這時候也在那裏，不過僅僅

是爲的赴宴而來；於是那些被邀的男賓女賓，對於這些結合所允許的未來苗裔不住地發出一些隱語。

那都是一些很尖刻的粗字眼，使女子們羞得臉紅，使男人們笑得捧腹。他們拍着桌子喊着。那父親的和那祖父的放肆態度也都不落入後。那母親却微笑着；那些老婆子也各自快樂起來，都說了一些放肆的話。

那神甫對於鄉下人的胡鬧樣子是看慣了的，和那看護婦並肩安靜地坐着並沒有動彈，祇用指頭挑撥他姪兒的那張小嘴去引他笑。他如同從沒有見過嬰孩的面目一般，像是因而受了感動。他用一陣有沈思意味的注意，用一陣出神的莊重態度，用一陣從他心坎兒上蘇醒過來的溫存去端詳他——他對於這個做他姪兒的脆弱小生命，竟發動一種莫名其妙和稀奇活潑而又略帶惆悵的溫存。

他甚麼也不聽見，甚麼也不看見，一心端詳那個嬰孩。祇想再抱着他坐一會，因爲他的胸前，他在心上，留下了剛才從教堂裏抱他轉來而得的那種甜美的感覺。所以

對着這個人芽兒，他竟沈迷在熱中的地位，如同對着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從沒有思念過的神祕似的，對着一種尊嚴而神聖的神祕似的——一個新的靈魂附入肉體的現象，就是那正開始的人生的，那正蘇醒的愛慕的，那正繼續的血族的和那始終進行不息的人道的大神祕。

那看護婦吃着，臉紅了，兩眼發光了，因為那個小孩子使她不能接近餐桌，所以不大自在。

那長老向她說道：

——你把人給我抱呀。我現在不餓。

他終於又抱了那個嬰孩。這時候，他對於四周甚麼都不看見了，都歸於銷聲匿跡了；而他的雙眼祇固定地射在那個紅潤滾圓的臉上；末了，那嬰孩的體溫，漸漸透過了襁褓和道袍，傳到了他的腿上，如同一陣很輕很有味很潔靜的陶醉似地，一陣使他流淚的甘美的陶醉，鑽入了他的心上。

那些飲酒食肉者的喧鬧，竟變成可怕的了。嬰孩被這陣聲浪所激動，便開始哭起來。

有一個人高聲說道：

——聽呀，長老，你給他餵奶罷。

於是一陣爆發的笑聲搖動了那個廳子。但是那母親站了起來；抱着她的嬰孩送到隔壁的屋子裏去。幾分鐘後她便出來，口稱嬰孩已經在搖籃裡很安穩地睡熟了。

那筵席始終繼續吃下去。男客們和女客們，陸陸續續到院落裏閑步，隨後又陸續續入席。肉，蔬菜，果子酒和葡萄酒，都溜到了他們的嘴裏，裝滿了他們的肚皮，使他們眼睛發光，使他們神經錯亂。

等到大眾用咖啡，已經是天快黑了，那神甫久已失蹤，在座的人却不以為怪。

那位青年的母親站起來去看那嬰孩睡得究竟怎樣。這時候已經看不清楚了。她摸索索地走進了那屋子；伸起胳膊前進免得撞着傢具之類。但是一陣稀奇的聲響叫她

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脚步；結果她斷定自己聽見了有人在屋子裏動彈，便慌慌張張地跑出來。到了那廳子裏，她已經是面色灰白渾身發抖了，於是便說起原由。所有的男客都凌亂地立起來，醉醺醺的並且是威風凜凜的；末了那父親端着一盞燈連忙走到那屋子裏去。

那長老跪在那搖籃邊嗚咽不休，他的額頭正靠着那個給嬰孩枕着腦袋的小枕。

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寶山譯完——譯者。

## 短小的兵士

每逢星期日，這兩個短小的兵士一得自由，便一同出外走動。

他們出了營門往右一轉，用大步穿過曲軌村，如同他們用正步的姿勢做軍事散步似的；隨後，他們一經走過那些房屋，便用一種寧靜一些的步伐，沿着那條祇有塵土一無他物而通到貝松村的大路上行走。

他們過於小，過於瘦，在他們那兩件太太太長的風衣裏面彷彿被埋沒了似的，因為那風衣的袖子遮掉了他們的手，那兩條玫瑰紫的褲子，也因爲太寬，所以障礙了他們非得張開腿子不能走得快。並且在那種硬而高的皮殼軍帽下面，傍人竟看不見他們的臉，那兩副枯瘦的布勒大鼻人的臉——那兩副臉是那樣天真的，天真得幾乎像是原人，佩上那幾隻柔和寧靜的藍眼。

他們在走路的時候從不說話，向前筆直地走，頭腦裏懷着相同而可以代替說話的意思，因為他們在走進尚皮塢的那個小樹林的入口，都覺得有一個使人想起故鄉的地方，於是他們便覺得祇有那地方是不错的。

走到了通哥龍白的和通沙杜的那兩條大路的交叉點，因為正在樹陰之下，他們便除了那兩頂壓着腦袋的軍帽，並且各自擦一擦自己的額頭。

他們常常在貝松橋上休息一下去看塞因河。灣着腰伏在橋欄上面蹲兩三分鐘；或者玩賞那片在阿讓德伊村前的寬河面——在那裏有許多斜掛白帆的輕舸，那些東西也許使他們想起布勒大臬的海面，他們的鄰近商埠瓦恩，和那些從當地到海面上去的漁艇。

他們從橋上渡過了塞因河，便立刻到肉店麵包店和本地酒店去購買他們的飲食資料。一塊香腸，四個銅元的麵包和一升小藍商標的酒，組成了他們包在手帕的生活用品。但是一出那個村子，他們便祇用很慢的步兒走着，並且開始談天。

他們的前面，有一個小樹叢生的枯瘠平原，通到一座小樹林子，這樹林子在他們看來，竟像開爾馬利方那地方的那一座。麥苗界着那條在隴畝新綠裏失蹤的小路，於是約翰凱兌倫每次總向呂克勒法尼兌說：

——這真和卜雷尼那一帶相像。

——對呀，真像。

他們肩靠着肩走了，滿腔都是故鄉的泛泛的迴憶，滿腔都是蘇醒了的圖畫，簡單得如同每張一個銅元的花紙般的圖畫。他們心目中，又看見一角的田園，一道籬笆，一片草地，一個十字路口，一塊花岡石的十字碑。

每次，他們也在某一處田宅的界石跟前停住脚步，因為那界石頗像洛克那溫的奇石。

走到第一株小樹跟前，勒法尼兌每星期日必采牠一枝，榛樹上的一枝；末了他開始從容剝牠的皮，一面想着故鄉的人物。

凱爾兌倫攜着那些食物。

呂克偶然說起一個姓名，記起童年時代的一件事，祇須幾個字便可以使他們想像多時。至於那故鄉，那個親愛的故鄉，漸漸重新統制了他們的心靈，占領了他們的神志，引導他們穿過空間去看去聽去嗅——去嗅那片有海洋空氣流通的綠色草地。

他們嗅不出巴黎附近各處那些受了肥的地面的肥料氣味了，但是祇嗅得出那種由海面帶着鹹味的風所送過來的着花海藻的香味。而那些從河堤上露出的游艇的風帆，在他們看來，彷彿是那些沿着平原直赴海岸的渡海者的風帆。

他們用慢步走着，呂克和約翰兩人都覺滿意，不過也都感到寂寞，迴憶故鄉的他們，被一種傷感，被一種樊籠中動物的慢性而深刻的傷感所打擊了。

末了，在呂克剝完了那枝樹枝兒的外皮的時候，他們正走到那樹林子的角上了，每個星期日他們總在那裏午餐。

他們找着了那兩塊被他們藏在荊棘裏的磚頭，於是用樹枝燒了一點小火，去烤他

們那塊藏在刀尖上的香腸。

末了，在他們用完午餐，把麵包吃得精光 and 把酒喝得一滴不剩的時候，他們便並肩坐在草裏不動，一句話也不說，也着眼目朝遠處望，雙手叉着如同做彌撒似的，雙腿套在紅褲裏面伸在野花旁邊；而他們的帽子的皮和紐子的銅都在日光裏發光，使那些在他們頭上盤旋歌唱的呼春鳥停止了動作。

時候將近日中了，他們漸漸偶然回頭向貝松村望望，因為那個取牛乳的女工快要來了。

每個星期日，她總在他們跟前經過去取牛乳並且去照料她那條牛，那就是本村唯一放青的牛，牠的飼養料，取給於林子那邊一個窄小的草場。

他們不久便望見那女工了，這就是在這鄉村裏唯一行走的人，於是他們覺得因為她的那個白鐵桶在日光下反射出來的光竟心花怒發了。他們向來沒有談過她。僅僅莫

明其妙以看見她爲樂。

這是一個雄壯的女子，一個巴黎附近鄉村式的大胆的雄壯女子，因爲受了明朗的日光影響，所以皮膚灼得通紅，並且還起了斑點。

她某一次看見他們坐在那個老地方，便向他們說：

——早安……你們究竟常常到這裏來嗎？

呂克胆子比約克大一些，便口吃地說：

——是的，我們常常到這裏來休息。

這算是完了。但是，第二個星期日，她望見他們就笑了，她用一種了解他們的長蔥情形的聰明婦女的保護善意笑了，末了她問：

——你們爲甚麼這樣坐着呢？難道是看這些草長大嗎？

呂克也微笑了，口吃地說：『大概是這樣罷。』

她接着說：『啊這件事來得不快。』

他始終帶着微笑說：『爲這件事，可不快。』

她過去了。但是到了她帶着那隻盛滿了牛乳的桶回來，又在他們跟前停住脚步，並且向他們說：

——你們想喝一點兒嗎？這東西可以叫你們想起家鄉。

她從本能的猜着他們是同一類的人，也許離她的家鄉亦復不近，結果却剛好打動了他們。

他們兩個人一齊受了感動。於是她費了大事，把牛乳倒了一點兒在那隻被他們盛過酒的長頸玻璃瓶裏；末了，呂克從容地先喝了一些，一面不住地停着去看自己是否喝過了自己那一份兒。後來他把那瓶子傳給約翰。

她立在他們前面沒有動彈，雙手又在腰上，那隻牛乳桶擱在她腳跟前的地面上，她對於自己施給他們的快樂是滿意的。

隨後她走開了，一面喊着：

『好了，下星期日再會。』

於是他們的眼光都跟着她去了，直到看不見她那個向前走的，漸漸減小的和終於彷彿在田地的綠色裏失蹤的高高兒的影子方才罷休。

第二個星期，他們一經出了營門，約翰便向呂克說：

『應該給她買點好吃的東西嗎？』

後來，他們停在那個選擇一件點心留給那牛乳姑娘的問題之前，很覺沒有辦法。

呂克想買一片香腸之類的東西，但是約翰却以甜的東西爲妙，因爲他自己是愛吃糖食的。他的主張占了優勝，於是他們便在一家雜食店裏，買了兩個銅元的有紅有白的糖果。

他們因爲被這場等候所興奮，所以午餐比往常完得快些。

約翰第一個發見她：『在那裏，』他說。呂克回答道：『是的，在那裏。』

她看見他們便遠遠地笑起來了，她喊着：『你們好嗎？』他們齊聲答道：『你自己呢？』

於是她談起天來，談論種種使他們都認為有興味的事，天時，收成和她的東家之類。

他們不敢把那些在約翰衣袋裏慢慢融化的糖果送給她。

末了呂克胆壯起來，於是悄悄他說：

——我們給你帶了點東西過來。

她問：

——是些甚麼？

於是那個連耳朵都是腓紅的約翰，抓着那個小紙袋兒交給她。

她開始吃着那些小塊兒的糖，她把牠在口裏左右輪動，使牠在腮裏凸出了一些圓形。那兩個兵坐在她跟前，喜悅不盡地向她注視。

後來她去擠牛乳去了，回來的時候，終於又給了他們一點兒牛乳。

在這星期裏，他們鎮日想着她，並且他們把這件事談過好幾次。接着來的那個星期日，她和他們坐在一塊兒，爲的是多談一陣，他們眼睛望着遠處，膝頭抱在手裏，談起他們故鄉的瑣事；至於那條牛，牠遠遠地看見這女兒在半路止步，便向她伸起他那個鼻頭帶潤的大腦袋，長久地號着來喚她。

不久，那女工竟承認和他們分食一塊兒麵包和分飲一口兒酒。她時常在衣袋給他們帶些李子來；因爲那正是李子當令的季節。她的到場，這兩個像鳥兒一般的饒舌的布勒大臬籍的矮子兵歡喜不盡。

某一個星期二，呂克向營裏告了一次假，這是在他素未做過的事，並且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來。

約翰不放心了，極力思索他的伙計究竟爲的甚麼理由，肯這樣跑出去。

接着在星期五，呂克向他的隔鄰床上的弟兄借了十個銅元，並且又請准了一個出外勾留幾點鐘的假。

末了，等到星期日那天他和約翰出營去做例行散步的時候，他的神情，是很異樣的，很恍惚的，很起了變化的。

約翰竟不明白，但是祇泛泛地有所懷疑，猜不着那種能發生的事。

一直走到素來休息的那個地點，他們一個字也沒有交談；那個地點上的草，因為他們素來總坐在同一的處所，所以竟有了受了蹂躪的現象。末了他們從從容容用着午餐。彼此都不餓。

不到多久一會，那女工出現了。他們如同每星期所做的一樣，瞧着她走過來。等到她到了很近的處所，呂克立起來走了兩步。她把她那隻空桶放在地上，接着便來擁抱他。她熱烈地擁抱他，雙臂箍住他的項頸，並沒有理會約翰，沒有想到他在那兒，沒有看見他。

他終於失了注意了，他，那個可憐的約翰，那失了注意的程度竟到了不懂的地步了，神駭，心傷，更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隨後，那女子坐在呂克身邊，他們便開始高談闊論。

約翰，竟不看他們，現在，他明白他的伙計爲甚麼在上星期出來了兩次，後來他感到自己心上有一種沸騰的傷心之事，一種創傷，被賣友者之流所製造的那種裂口。

呂克和那女兒立了起來，預備同去照料那條牛了。

約翰用眼光追隨他們。他望着他們並肩走去。他伙計那條玫瑰紫的褲子，在路上顯出一個鮮明的點兒。分明就是呂克在地上拾起那個木槌，並且去敲緊那個繫牛的樁。

那女子俯着身軀去擠乳，而呂克呢，安閑地用一隻手去撫摸那牲口的脊梁。隨後他們任憑那隻乳桶放在草叢裏，於是便向那樹林子裏鑽進去。

除了那井被他們鑽進去綠色「圍牆」以外，約翰甚麼也看不見了；他終於覺得自己

樣動搖起來，承認若是要勉強站起來，一定會立刻跌倒。

他蹲着沒有動，駭痛交集竟至於發呆——尤其那種痛是天真而深刻的。他竟想痛哭，遁逃，藏躲，再也不見誰。

忽然，他望見他們從樹叢裏走出來。手挽手慢慢地回來了，如同村莊裏的訂了婚約男女一樣。並且提着那桶的就是呂克。

他們在分手之前又擁抱一次，而那女兒却在給約翰遠遠地道過一個友誼的晚安和使過一陣聰明的笑眼之後才走開。這一天，她絕沒有想到送牛乳給他吃。

這兩個矮小的兵士，始終相並地蹲着沒有動，緘默，寧靜，他們那兩副安謐的面目，絕不把那件在他們心裏動搖的事表現一點出來。斜陽射在他們的身上了。那條牛有時遠遠地照着他們長號。

到了慣常的鐘點，他們便立起來預備回去。

呂克揀了一枝樹枝兒。約翰攜着那隻空瓶子。他把牠擱在貝松村那家酒店裏。隨

後，他們如同每星期日所做的一般走到了那座橋上，他們在橋的中央停住了，去看看江水的流動。

約翰俯下了頭，漸漸半身伏在那鐵欄杆上，如同他看見江流之中有甚麼東西吸引他似的。呂克向他說：「你想去喝一口兒嗎？」他剛好說完最後的那一個字，約翰的頭竟把身體帶走了，那兩隻上翹的腿在空中畫了一道弧線，於是這個紅褲藍衣的矮小兵士做一堆兒墜下去了，墜到水裏就此不見了。

因悲駭而嗓子麻木的呂克，徒然勉強喊起來。他看見遠的地方有點東西正在水裏掙扎；隨後他伙計的腦袋在河面上露出來，却又立刻鑽進去了。

在更遠一點的地方，他又望見一隻手，伸出水面並且又縮進去的一隻唯一的手。這就完了。

那些跑過來的船夫，在這一天竟沒有找着這個屍首。

呂克獨自跑着回到營裏，頭腦已經發癡，於是逃起這場意外，眼睛裏和聲音裏都

是熱淚、並且不住地哼出鼻涕：『他低下了頭……他……他低下了頭……低得那樣……低得那樣叫他翻筋斗了……末了……末了……就墜下去了……墜下去了……』

他再也不能多說了，因為悲傷咽住了他的嗓子。——倘若他早知道……

十九年七月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菘先生

穆甲恩伯爵從那俱樂部的大樓梯上走下來，因為俱樂部被暖氣爐烘得像一座養花的暖房一般地熱，所以他並沒有鈕上他的皮外套；等到那合臨街的門隨卽在他的腳跟後面關好了之後，他身上也一樣感着一陣厲害的寒噤，一陣像傷心之事使人發愁的急促而難受的寒噤兒。這一天，他輸了些錢，並且自從好一向，他的胃病就使他感到疼痛，不許他自由在地吃東西。

他預備回家去，忽然想到自己那層空的住宅，那個在接待室裏打瞌睡的男用人，那間有一壺供晚裝之用的熱水在小火爐上微鳴的梳裝室，那張又大又古並且嚴肅得像一座停屍之榻的床，這情形，竟使另外一陣比這冰透了的空氣更爲刺骨的寒威，鑽到了他的心靈的深處，他的肉體的深處。

好幾年來，他早就覺得這種有時可以壓倒鱈夫們的孤寂束縛，在自己身上加重起來，從前，他是強健的矯捷的和快樂的，每天必要運動，每晚必赴宴會。現在，他自己變成了笨重的了，不甚把娛樂當甚麼大事。運動使他疲勞，半夜的消夜，甚或至於晚餐，都使他頭痛，婦女們在今日之使他厭惡，正像以前之使他快意同一程度。

他生活真是單調啊！晚間的聚會素來是一樣的，相同的朋友們在相同的地點——俱樂部——相會，時輸時贏而出入相抵的賭博，對於相同的事件而發的相同的議論，由相同的口裏傳出來的相同的思想，對於相同的問題而發的相同的戲謔，對於相同的婦女們而發的相同的譏諷：這類的單調意味，有時竟使他發生厭惡之心至於真要自殺的地步。他不能再受這種規則而空曠的生活了，那樣平凡，那樣不沈着，同時又那樣不便利，結果他終於不知不覺地指望一些安逸而舒展的東西。

當然他不會想起給自己成家，因為他自己覺得沒有勇氣去把自己處置在那種麻煩事體的裏面，在男女同居的苦差裏面，在兩個始終不離而相知到心會神悟地步的生命

的那種可嫌惡的生活裏面。他以為一個人之能因見面而使牠悅目，却在他還不能深知這個人的時候，却在這個人還是神秘的還沒有受過攷察的時候，却在這個人正處於被人懷疑和被甚麼遮掩住的時候。所以他可以要一個不成爲家的家，這樣一來，他或許可以在家裏過他生活一部分；末了，他兒子的紀念又來觸動他了。

這件事，他一年以來，繼續不斷地思念着，覺得心上起了一個非去看兒子不可的念頭，非去認識他不可的念頭。這兒子，是他少年時代在種種悲劇而溫柔的遭遇裏得來的，從小就被送入法國南部，在馬賽附近被人撫育，却永沒有知道他父親的姓名。

穆甲開始則給他擔負乳母的費用，繼而學費，遊宴費，終而一筆合乎人情的成家費。一個小心謹慎的會計師給他做中間人，從沒有洩漏一點甚麼。

他所以僅僅知道他有一個孩子住在一個地方，馬賽的附近，這孩子像是聰明的和有禮貌的，娶了一個經營包造工程的建築師的女兒，後來就接了他的事務。他也彷彿

勝了許多錢。

爲甚麼他不隱着姓名去看看這個未曾相識的兒子呢？這樣，他可以先攷察情形，再去審度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在這個家庭裏面找一個安適的窠巢。

他早就嚴重地做了預備工夫，給了一份被人欣然承受的像樣財產。所以他拿得穩自己決不會遇到一種過度驕傲的衝突；並且這種思慮，這種每天必現一下的到南部去的指望，竟如同一種難搔的痒似地在他心上成了有刺激性的了。想到那個對着大海的樂趣融融的家庭，於其間他可以找着他那個青年美貌的兒媳婦，他那些張開胳膊的孫子和他那個使他憶及往年短期艷遇的兒子，於是乎又有一種利己式的異樣感動纏住了他。他僅僅乎以從前給了那樣多的錢爲歎，而這筆錢早在那少年的手裏蕃殖起來，這件事就不許他以慈善家的身分出面了。

他想着這些事，把腦袋縮在皮領子裏往前行走；末了他的主意忽然決定了。一乘馬車從跟前經過；他叫住了牠叫牠送他回去，末了，到了那個被人驚醒的男用人給他

開門的時候，他說：

——魯意，我們明天晚上到馬賽去。我們在那裏大概可以住半個月。你去預備一切罷。

那列車開了，沿着那條多沙的洛恩江，隨後穿過了一些黃壤的平原，一些淺色的村落，一大塊被一些童山遠遠繞着的地方。

那位在睡車裏安息一晚的穆甲恩伯爵醒來了，他帶着煩悶的意味用自己行囊裏的小鏡子端詳自己。南部的明朗日色，給他顯出了那些尚未被他認識的皺紋：一種在巴黎住宅的半明境界裏不能辨認的垂老態度。

他端詳自己的眼角，自己的起了皺紋的眼皮，自己的鬢髮和自己的禿頭，一面想着：

——哈，我不僅失了腹潤。我已經老了。

於是他心上的退息的念頭頓然長大了，並且還有一陣在他心上初次發見的空泛指  
察：就是想抱着他的孫子攔在膝頭上。

在午後一點鐘光景，他坐着一乘在馬糞租的小馬車，到了一所南部鄉村式的房屋  
跟前——那種房屋都是那樣白的，建築在夾道的喬木深處，白得使人目眩。他沿着那  
夾道的樹陰行走一面微笑。

——哈，這畢竟有意思啊！

忽然，一個五六歲的頑童從一叢樹蔭裏走出來，接着他便站在路傍，睜起那雙圓  
眼來瞧這位先生。

穆甲恩走到他跟前：

——孩子，早安。

那孩子並不回答。

於是這位伯爵俯着身體抱住了他去吻一下，隨後，他因為被一陣彷彿罩住了那孩

子全身的蒜味窒住了呼吸，便一下把他放在地下一面喃喃地說：

——唉！這是一個園丁的孩子。

末了他向那住宅走去。

種種洗濯了的東西，襯衣，飯巾，抹布，圍腰和被單之類，在門前的一條粗繩子上晾着，另外有大多數的襪子懸在許多相疊的細繩上面，整整地遮住了一個窗子，如同肉店前面陳列的種種香腸一樣。

那伯爵喊起人來。

一個女工出來了，那真是一個道地的南部女僕，衣服不清潔，髮髻散開，那些結成綉兒的頭髮墜在她的臉上，那條斑痕堆滿以致晦暗的短裙，從陳舊的顏色上面，保留了一點兒不寧靜的氣象，彷彿像鄉下定期市場的小丑的長袍似的。

他問：

——菘先生在家嗎？

從前，他由於懷疑式的徵逐者的戲謔，把這個姓給了那個見棄的孩子，使他絕不會味於他自身是在一棵白菜的——菘的——下面被人尋着的。

那女僕重述：

——您找菘先生嗎？

——對呀。

——他在那廳子裏畫圖。

——請您告訴他，說是梅爾蘭先生要求和他談話。

受了詫異的她接着說：

——唉！那末請進<sub>去</sub>就得了，倘若您要會他。

於是她高聲喊道：

——菘先生，有一位客！

那伯爵進去了，末了，他在那個被那些半垂的板簾所暗化的大廳子裏，隱約地瞧

見那些在他認爲不甚清潔的人和物。

一個身材矮小的漢子，立在一張堆滿了各色物件的桌子跟前，在一張大紙上面畫種種的線條。

他停止他的工作，並且走了兩步。

他的坎肩是披開的，他的褲子是沒有鈕好的，襯衣的兩隻袖子都是擡起來的，這些情形正顯出他很熱，並且他那雙被泥塗附滿了的短鞋，又證明前幾天下了雨。

他用一種很重的南部土音問：

——您是？……

——梅爾蘭先生……我到這裏來，是爲請教您一件起造房屋的地皮買賣。

——啊！啊！很好！

於是菘先生轉過頭來，向着他那位正在暗處編着一件絨線活計的妻子說：

——清理一把椅子出來，約瑟芬。

穆甲恩於是乎看見了一個青年的婦人，不過她却像有了年紀，如同在外省的人，因為不常心，不澆洗，不注意種種可以駐顏直到五十來歲的女界裝飾上的一切細微末節，所以一到二十四五歲就現有了年紀一樣。她肩上披着一條圍巾，頭髮是胡亂地挽着的，那頭髮又黑又密，不過像是沒有多梳理罷；她伸起那雙女工式的手向着一把椅子，接着便在那椅子上面，拿開一件孩子的長衣，一把菜刀，一段細繩子，一隻空花瓶，和一隻油膩顯然的碟子，然後拿椅子端給這位顧客。

他坐下了，於是便看見菘先生的辦公桌上，除了那些書籍和那些紙張之外，還有兩棵新採的生菜，一隻小的水盂，一把理髮硬刷，一條領巾，一枝手槍，和幾隻沒有洗的破杯子。

那位建築師看見了穆甲恩的注視，便微笑地說：

——請您恕我！在這客廳裏有點亂七八糟，這裏是孩子們的世界。

末了，他把自己的椅子端近前來，來和這位顧客討論：

——那末，您想在馬賽附近找一塊地皮嗎？

他的呼吸雖然來得很遠，却給這位伯爵送來那種從南部居民吐出來的蒜味——這和花之吐出芬芳是一樣的。

穆甲恩問：

——我剛才在樹下面撞見的，是令郎嗎？

——是的，第二個孩子。

——您有兩個孩子？

——三個，先生，每年一個。

並且蘇先生像是滿腔得意。

那伯爵想道：『倘若他們全體都吐出相同的香氣，他們的臥房應當是一間道地的養花的暖房。』

接着他便說：

——對呀，我想找一塊好地皮，在海邊，在一個空曠的小海灘上……

於是蔡先生便來說明。這樣條件的地皮，他有十處，二十處，五十處，百多處，各項價目都有，並且隨人所好。他口若懸河似地談着，滿面笑容，自覺滿意，一面幌着他那個圓而禿的腦袋。

穆甲恩終於記起一個矮小而苗條的金髮婦人了，她是略帶愁意的，然而却那樣溫柔地說着：『我的愛人』，這就是唯一活動他脈管裏的血液的紀念。她曾經用狂熱用癡情愛過他三個月，隨後她在他丈夫——那是一個在殖民地做長官的人——不在家的時候懷了姙，於是她逃走了，躲開了，失望和恐怖使她失了主意，一直到某一天晚上那個由穆甲恩給她種下而他們從沒有再會過面的孩子出世之後為止。

三年之後，她因為肺膜炎在她那個尋夫的遠地方，在她丈夫的那個殖民地死了。現在，穆甲恩他本人對着自己的兒子，這兒子用一陣鏗鏘的語尾餘音說着：『那一塊地皮，先生，是一個唯一的機會……』

於是穆甲恩記起了另外的一種聲音了，那是輕得像一陣拂人的和風似的，他的喃喃地所發表的就是：『我的愛人，我們彼此永不相離……』

他並且又記起了那副蔚藍，和藹，靜穆而懇摯的眼光了，當他瞧着這個像娘一樣矮小的可笑漢子的滾圓而也是蔚藍眼睛的時候，不過這却是沒有神采的，然而……

對呀，越看他越像她了，聲音動作都有相像之處，如同猴子像人似的；但是是她所出的，他從容她身上得了成千累百的變形的，不可否認而又使人發惱的動作。這伯爵感到痛苦了，他陡然被這陣可駭而永遠擴大的相像之處所打擊了！那如同一場魔夢一種痛恨似的，既惱人，又惑人，並且使人難受。

他吞吞吐吐地說：

——我們甚麼時候可以一同去看那塊地皮呢？

——明天，倘若您願意。

——好呀，明天。幾點鐘呢？

——一點鐘。

——可以。

那個剛才被他在夾道下面遇見的孩子，這時候在門口出現了，並且用南部的土音

喊着：『父親！』

他父親却没有回答。

穆甲恩站了起來，一種想逃想跑的欲望使他雙腿發抖。那聲用土音喊出來的『父親』，如同一粒槍子似地打到他的身上。這是對於他，對於那個有蒜味的父親，對於那個南部的父親而發的。唉！她的氣味是何等芬芳馥郁的，往日的那位女朋友！

穆先生送他出來。

——這房子是您自己的嗎？那伯爵說：

——是的，先生，我新近買進來的。我因此頗得意。我是一個私生子，我本人，先生，並且我不遮掩這件事。對於無論甚麼人我都不負義務，我是我本人的工作的兒

子；我祇對我本人負了義務。

那個立在簷前的孩子，又用土音喊着『父親』，不過距離不近。心驚而又身發寒慄的穆甲恩，如同遇着一個大危險似地提腳就走。

——他會猜着我是誰，他會認出我是誰，穆甲恩心裏想着。他會抱着我，也用土音喊我做父親，一面還會用蒜味的嘴來吻我的臉！

——明天見，先生。

——明天一點鐘再見。

那乘小馬車在那灰白色的大路上前進。

——車夫，到車站去！

他耳朵裏聽見了兩種聲音：一種是遼遠的而又柔和的，死者的那種衰弱而愁慘的聲音，牠說着：『我的愛人。』另一種，高朗，抑揚而又使人生畏，牠用土音說着：

『父親』，如同一個賊在街上逃着的時候，有人喊：『你們抓着他』似的。

第二天晚上，他一走到俱樂部，那位艾特雷伊子爵便對他說：

——我們有三天沒有看見你了。你病了嗎？

——是的，有點不舒服。我偶爾發了頭痛的毛病。

十九年七月一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幸 福

那正是掌燈進客廳之前的喝茶時候。那別墅臨着海面；落日的過程，給天空留下一片灑金般的紅色；平靜不波而在夕陽下面發光的地中海，彷彿像一片光滑而漫無涯際的銅鏡。

在右面的遼遠地方，那些鋸齒般的遠峯，遮着天際的淡紅顯出牠們黑色片影。

大衆談起愛情，討論這個老問題，重述一些早已時常被入說過的事。晚囊的輕淺惆悵意味，使這些議論遲緩下來，使一陣感人的力量在座客的心靈裏浮動，這個時而被一個男子的雄壯聲音吐出的，時而被一個婦女的清脆聲音說着的「愛情」這名稱，不住地來來去去，充塞在這個客廳裏頭，像一隻鳥兒般盤旋，像一道靈魂般飄忽。

——一個人可以接續愛幾年嗎？

——可以，有些人這樣主張。

——不行，另外有些人又那樣說。

大衆便來辨別情形，分出一些區別，舉出一些例證；而全體的人，不分男女，都滿腔裝着這類突如其來的動人迴憶，不過他們都不能彀說出來，儘管這些迴憶已經升到了他們的口角邊，那彷彿是感人的，帶着一種深刻的感懷和一種熱烈的注意，談論這件平凡而又有威權的事，兩個生命間的溫柔而神祕的同意。

但是忽然之間，有一個向遠處凝視的人喊着：

——喂！各位看呀，那邊是甚麼東西呢？

在海面上，水天交界的線上，有一大堆模糊的灰色東西陡然出現。

那些女客都站起來，瞧着這個爲她們素未見過的怪東西毫不了解。

有一個人說：

——這就是哥爾斯島呀！每年，在大氣合着某種的例外條件的時候，我們可以這

樣望兩三次，祇要空氣完全明靜，沒有那種常在遠處籠罩的水氣所成的薄霧遮住牠，我們就可以望見了。

我們隱約地看得見那些山峯，相信認得出峯頭的積雪。在座的人，終於蹲在受驚訝的境界裏，幾乎被一個宇宙的這種陡然出現所駭，被這個從海裏出來的妖魔所駭。也許那些像哥倫布一般橫渡未經人跡的大洋者，都有這類的異樣幻像。

於是，一位還沒有發言的老先生說：

——請聽呀，我認識過這座堅在我們前面的島，牠本身像是答復我們剛才說過的  
那些話而設，並且使我記起一件迴憶，那迴憶，真是我所認識的一場永愛的、一場類  
乎虛構地有幸福的愛情的一個值得贊稱的例。

事情是這樣的：

五年之前，我到哥爾斯旅行過一次。這座野人式的島，對於我們竟比美洲還隔膜

一些並且遠遠一些，雖然有時我們可以在法國的海岸上像今日一般看得見牠。

各位想想一個尚在洪荒時代的宇宙罷，一個被深峽湍流所剖分的崎嶇山國罷；沒有一個平原，但是有無窮的花崗石質的崇山峻嶺，和滿覆荊棘或者高的栗林和杉林的偉而險的土坡。這是一片未開闢的，不毛的和荒蕪的地面，雖然有時候看見有一個村子如同一堆岩石似地堆在一個山頂上。文化，實業，藝術，幾乎等於零。我們從來找不着一片彫刻了的木頭或石頭，永沒有那種帶着兒童式的趣味的或者由祖先們精製的紀念品，可以視為珍而美的物件。並且在這個壯麗而崎嶇的地方，最使人注意的就是那件事：對於尋覓世人所謂藝術的那些引人形式而施的遺傳性的冷談態度。

在意大利，每一個宮裏，都充滿了名家作品，本身就是名家作品，其中的大理石，木的，銅的，鐵的，種種金類的和種種石類的，都證明了人的天材，其中藏在舊家的那些最微小的物件，顯出這類愛好的高尚注意，所以在我們，意大利是個爲人所愛的聖國，因爲牠給我們表示並且給我們證明那創造性的智慧的強毅，偉大和勝利。

然而在意大利的對面，哥爾斯島却停頓在原始時代。人民在島上的粗陋的房屋裏居住，一切與他生活不相觸的，即如家庭的鬥爭，也視為事不干己。並且還保存那未開化民族的短處和長處，哥爾斯人是暴烈的，記仇恨的，無故殺人的，可是也愛做東道主，寬大，忠實，朴實，對於過往的人開門接待，並且為極小的同情表示而以肝胆相見。

我那時候在那壯麗的島裏遊了一個月，覺得自身被拋棄在天涯海角了。沒有旅店，沒有酒館，沒有道路。我從那些行走騾子的小徑，在傍晚時候到了那些懸在崖邊而下臨蜿蜒曲折的深淵的村子裏，在那裏，我們聽見不絕的聲響，湍流的震耳而深遠的聲音，從崖下上升上來。於是沿街叩門，去要求當晚的一宿之所和支持到第二天的食料。結果我們坐着了那馬馬虎虎的餐桌並且在那馬馬虎虎的屋瓦下面睡覺；末了到了早上，便仗着東道主的手出了村子。

某一天傍晚，我走了十點鐘的路，才到了一家單獨藏在一個伸入海面至三五里之

遠的窄狹山溝裏的人家。那山的兩道陡坡，蓋滿了荊棘，亂石和大樹，像兩片黯淡的高牆把那異常愁慘的山溝圍住。

繞着那所茅屋，有幾架葡萄，一個小的園子，再遠一點，有好些栗子樹，那就是生活資料，這個窮國的一種財源。

款待我的那個婦人，是年老的，正氣的並且是潔清的，真是例外。那個漢子本來坐在一張木頭椅子上面，這時候立起來給我致敬，隨後一言不發地又坐下了。他的伴侶向我說：

——請你寬恕他；他現在是個傻子。他有八十歲了。

她說的一口道地的法國話。我不免驚訝了。

我問她：

——你不是哥爾斯島的人嗎？

——不是；我們都是從大陸上來的。但是到現在，我們在這裏住了五十二年。

想到在這樣一個黯淡的山窟裏消磨了五十年的光陰，一陣納悶而怕人的感覺制住了我，在這地方居住的人真和各處都市隔離得遠。一個看羊的老翁進來了，於是我們着手吃那份做晚餐的唯一的菜，用馬鈴薯白菜和鹹肉煮在一塊兒的糊羹。

這頓短促的晚餐完了之後，我便去坐在那大門之前，心裏被這鬱陶風景的惆悵所束縛，又被那陣有時在某種蕭瑟的黃昏和淒涼的地點使旅客縈懷的愁思所困。彷彿<sup>彷彿</sup>眞<sup>眞</sup>的宇宙，甚麼都快完了。陡然窺見了人生的傷心窮困，人世的隔離，一切對於心靈上的那種搖搖不定而用夢境貽誤畢生的黑色寂寞所起的消滅。

那老婦人走過來陪我，她是個被那種常在最聽天由命者的心裏保存的好奇心所苦的人，終於問道：

——那末，您從法國來嗎？

——是的，我用旅行消遣。

——你是巴黎的人，大約？

——不是，我是囊西的人，

彷彿有一陣異常的動心之事正在那裏搖撼她。我怎樣看見的——或者不如說怎樣覺得的，我却一點也不知道。

她用一種遲緩的聲音又來問：

——您是囊西的人？

她丈夫也到門口來了，從容靜穆和世上的墮子一般無二。

她接着說：

——這不關緊要。他聽不見。

隨後歇了幾秒鐘：

——那末，您認識囊西的上流社會嗎？

——自然，差不多全認識。

——聖阿賴絲那家人呢？

——認識，很熟；那是我父親的朋友們。

——您尊姓大名？

我說了我的姓。她固定地瞧着我，隨後用那種使記憶力蘇醒的低聲向我說：

——是的，是的，我記得很清楚。那末那家姓白里塞瑪的，他們都成了甚麼樣的人呢？

——一齊都死了。

——唉！那些姓西爾孟的，你都認識嗎？

——認識，最後的那一個做了將官。

這一來，她竟發抖了，因為傷心，因為愁悶，因為我所不知的甚麼慚愧的，有力神聖的情感，因為我所不知的甚麼自白及宣布一切和談論那些一直藏在她心靈深處的而事，因為那些姓名使她動搖的人而發抖了，她說：

——是的，亨利西爾孟。我很知道這件事。他是我的兄弟。

我終於大受驚訝，抬頭望着她。末了我陡然記起了那件事了。

那件事，從前在名貴的羅蘭州起過了一種大的風聲。一個美而富的少女，蘇珊西爾孟，被她父親所統率的騎兵團裏一個下級軍官拐帶走了。

那是一個美少年，農家子弟，但是藍顏色的軍服穿得却很不錯，那個引誘了他團長的女兒的軍人。她大概在瞧着他排隊的時候看見了他，注意了他，愛了他。但是她如何和他說話呢？他們如何能潑彼此相見和彼此熟識呢？她如何敢於使他明白她愛他呢？這些事誰也永遠不會知道。

事前，大眾一點沒有猜度沒有預先覺着。某天傍晚，那軍人剛好完了他的公事，便和她失蹤了。大眾找了一陣，但是沒有找着他們。以後便永無消息，終於大眾以為她死了。

而我却在這個欲人不快意的小山溝裏，這樣地遇着她。

於是我便在我的檔口上發言了：

——是的，我記得明白，你是蘇珊小姐。

她點頭表示承認。淚珠兒却從她眼眶裏落下來。於是用眼光向我指着那個立在簷前的老翁，一面向我說：

——就是他！

我終於明白她始終愛他，她仍然用那有誘惑力眼光看着他。我問：

——你至少應當享過有幸福的生活？

她用一種由心坎兒上迸出來的聲音答復：

——唉！是的，很有幸福。他使我很享過幸福。我從沒有一點兒不滿意。

我愁訝交集地端詳她，自己竟被愛情的力量所感服了！這個富家女兒早就跟着這個漢子，這個鄉下漢子。她自身早已變成了鄉下女人。

她使自身合於這種在任何方面絕無豔異絕無華美絕無風雅的生活；完全在簡單的習慣之下低首下心。而那時候她還愛他。她却已經成了一個戴小帽着布裙的粗野婦人

了。她靠着一張白木桌子，坐在一把白木椅子上面，用一隻瓦盆子去吃一份用馬鈴薯白菜和鹹肉所煮的糊羹。她陪着他睡在一鋪草蓆上面。

除了他以外，她從沒有想過甚麼！無論是珠寶，衣服，細軟，溫馨，她都毫不留意。除了他以外，他從沒有旁的需要；祇要他在那邊，她甚麼都不指望了。

她在很青年的時代，就拋棄了生活，拋棄了社會，並且拋棄了那些撫育她的和愛她的人。她孤單地和他到這個鴻荒式的山溝裏來。而他呢，一切都爲她，凡是世人所指望的，夢想的，不住地等候的，無止境地希冀的，無一不爲她。他把幸福充滿了她的全個生活。

她再沒有能穀享受更有幸福的生活。

末了，那一晚上，我聽着那個伴着那個那樣遼遠地追隨他躺在板床上的老兵的打呼，便思念這個異樣而簡單的奇舉，思念這種那樣完備而那樣易於成功的幸福。

後來，我在日出時和那對老夫婦握手之後便起身了。

那個述故事的人默然了。一個女客說：

——這沒有甚麼奇異，她有一個過於容易的理想境界，一些過於原人式的需要和一些過於簡單要求。這不過一個愚女人。

另外一個女客用一道遲緩的聲音說：

——這有甚麼要緊呢！她畢竟是有幸福的。

末了，那面，在水天交界的線上，哥爾斯島鑽到夜色裏去了，慢慢地回到海裏去了，拭去了牠那個偉大的影子，如同牠之顯露出來，是爲得用自己來說明那兩個托庇宇下的委曲求全的情人的小史一樣。

按哥爾斯島 *Corsica* 在地中海北部，本爲古意大利族之蓋諾國 *Genoa* 所屬，一七六八年，蓋諾讓與法國，今爲其八十九州之一。作者關於哥爾斯島之秩事記述頗多，在短篇集中此爲初現。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在吳淞譯完並識——譯者。



## 野雞小姐

我們正要從那瘋人院出來，忽然望見那天井的角上有一個瘦的長人，正固執地做那種假樣子去呼喚一隻幻想上的狗。他用一種柔和的聲音，用一種嬌曼的聲音喊着：『野雞，我的小野雞，到這裏來，野雞，到這裏來，我的乖乖，』一面拍着自己的大腿，如同我們逗引甚麼衆生一樣。我問那醫生：

——那漢子是甚麼人？

他回答道：

——唉！那漢子並沒有甚麼希奇。那是一個馬車夫，名叫佛朗瑣，他在淹死了他的狗之後，便成了瘋子。

我却盤詰起來：『那末請您把他的歷史告訴我罷。那些最簡單最平凡的東西，有

時却是最使我們動心的。」

末了，我們對於這漢子的奇事，終於從首至尾都知道了，這是由一個饑馬的人，他的伙伴，轉述出來的：

在巴黎的附近，有一家很富的資產階級。這家人住在一所臨着塞因河而立的一個小園中央的別墅裏。他們的馬車夫就是這佛朗蹟，這是一個鄉下漢子，略爲遲笨，但是心地仁慈，不諳世事，易於被人欺騙。

某一天傍晚，他正回到他東家那裏去，有一隻狗跟着他。開始他絕不注意；但是那畜生隨着他脚步而行的那種堅定態度，不久便使他回轉身來。他來細看是否認識那條狗。

不認識，他從沒有看見過牠。

那是一條瘦得可怕而腹下垂着一些大乳房的雌狗。牠用一種傷心而久餓的態度在那漢子後面用「小走」的步兒走着。尾巴夾在腿間，耳朵貼在頭上，並且他停狗也停，

他走狗也跟着走。

他想趕走這條枯骨架子般的狗，並且喊着：『走開，你願意走開嗎！嘿！嘿！』牠走開幾步兒，於是撐起兩隻前腿坐下來候着；後來，那馬車夫一經開始走動，牠便又在他後面跟着走。

他假裝樣子去拾石頭。那畜生帶着那些累贅地搖搖擺擺的乳房略略跑開了一點；但是那漢子的脊梁轉過去之後，牠立刻又回來了。

於是這個馬車夫佛蘭瑣起了惻隱之心，便來叫牠。那隻雌狗畏怯地走近前來，脊梁屈成弧線，肋骨都從皮下面顯出一條一條的痕跡來。那漢子撫摸那些突出的骨頭，末了，他竟被那畜生的傷心的態度所動，便說：『好來罷！』牠立刻搖着尾巴，對於被人收留自覺滿意，隨後牠竟不在牠的新主人的膝下勾留，反而在他前面開始跑着。

他把牠安置在馬房的藁薦上；隨後便跑到廚房裏去找些麵包。等到牠盡量吃完之後，便彎彎地屈着身軀睡了。

第二天，那一家的主人得了那馬車夫的請求，便允許他保留那隻狗。這是一隻好畜生，依人的而又忠實的，聰明的而又溫和的。

但是，不到多時，他們認出了牠一個可怕的缺點。牠一年到頭被愛情的火所熾。所以不要多久，牠已經結識了附近各處的狗，這些狗鎮日鐘夜繞着牠徘徊。而牠呢，用一種雌頭式的不分輕重的態度給牠們分配自己的恩惠，彷彿唯恐不能普及，在自己後面引着一羣道地由狗族裏的很不同的種族所組成的標本，有些不過拳頭樣的大小，有些竟高大得像一條毛驢。牠使牠們在街道上用不斷繚的遊蹤跑着，末了到了牠停住脚步去到草上休息的時候，牠們便團團地圍成圈子繞着牠，並且伸出舌頭一齊向牠端詳。

本地的人把牠當作一個怪物看待；他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玩意兒。本地的獸醫一點兒也不懂其中的道理。

每逢傍晚牠回到馬房裏的時候，那個由狗所成的羣衆便來包圍那住宅。牠們從圍

子的籬笆的縫鑽進來，破壞那些花畦，撞落種種花卉，在各處的花台上打洞，使那個園丁憤怒不平。並且牠們常常鎮夜繞着那個被牠們女友住着的屋子吠個不住，沒有一點法子能發叫牠們走開。

在白天裏，這些狗竟跑那所住宅裏去。那就真是一種入侵，一種天災，一種倒運的事。那一家的大小男女主人在樓梯上隨時撞得着牠們：黃毛獅尾的哈巴狗，獵狗，矮腳狗，長毛狼族狗，使孩童害怕的新島大獒，無一不備。

後來在那地方，大眾看得見一些爲附近二三十里以內所不認識的狗，這些畜生不知從何處而來，如何生存，並且以後又不見蹤跡了。

然而佛朗瑣却鍾愛野雞。他絕無惡意地叫牠做野雞，雖然牠能副「野雞」之名；並且他重複地說：『那畜生算得是一個人，不過是說話不出罷。』

他爲牠做一個很漂亮的紅皮項圈，圈上嵌着一塊銅牌，牌上雕着：『野鷄小姐，馬車夫佛朗瑣所有』這樣十多個字。

那隻雌狗成了龐大的了。從前瘦得異樣，現在可以說是肥得異樣了，帶着一個凸起的大肚子，肚子下面始終垂着那些長大而搖搖擺擺的乳房。牠算是在忽然之間有了脂肪，並且行走很感困難，幾隻腳像那些過於肥胖的人一般張開來，那張喙打開來喘氣，稍許勉強跑一會便立刻來不及了。

牠並且顯出一種罕見的生殖力，解懷之後幾乎立刻又充滿了，每年四次，珠串般產出一些屬於各項犬族的新種小畜生。佛朗瑣在選擇了那種合他意思的去給牠消耗乳汁之後，便把其餘的包在圍裙裏，狠心地向河裏一丟。

但是不久，那家人家的廚娘和園丁，都連合起來表示他們的抗議。牠在爐子下面，櫃子裏面，煤倉裏面都遇着一些狗，並且牠們遇見甚麼就偷甚麼。

那位不能忍耐的主人翁，吩咐佛朗瑣要趕掉野雞。那漢子發起愁來便尋找安置之處。誰也不要牠。於是他決然把牠丟掉，便和一個走長路的车夫商量，送牠到巴黎對岸的連城橋那個村子附近的鄉下去。

當天傍晚，野雞小姐已經回來了。

這樣一來，非大費周章不可。於是他花了五個佛郎，把那交給一列開赴哈弗爾的火車的車隊長，叫他在到埠時便丟掉牠。

三天以後，牠又回到馬房裏來了，勞働不堪，並且退了瘦，傷了皮，再也不能走了。

那主人動了惻隱之心，便不再加追究。

但是，外面那些雄狗不久又都來了，從來沒有那樣多，也從來沒有那樣鬧。後來某一天傍晚，他們正烹調一頓請客的盛筵，誰知一隻用蔴姑燻的鷄，竟被一隻英國種的獵狗在廚娘的手邊搶走了，她竟不敢和牠爭奪。

那主人這一次竟完全生氣了，於是喊了佛朗過來憤怒向他說：『倘若明天早上你不把這畜生推到河裏去，我就請你走，你聽明白沒有？』

那漢子氣得發糊塗，於是到樓上臥房裏去收拾行李，甘願把事情不幹。隨後他想

起帶着這個礙事的畜生一定無處可以安身；又念及自己是在一家工價不薄飲食又好的人家做事；承認一隻雌狗真不能和這個相比；他算是受了個人利益的刺激了；末了，他終於決定了主意，到黎明時去解脫野雞小姐在他身上加的羈絆。

然而這一晚他睡得不安。一到黎明便起床了，末了在尋着一條粗索子之後，便去找那條雌狗。牠從從容容立起來，搖了搖身子，伸了伸四肢，於是便來和牠的主人親近。

這一來他竟失掉了勇氣，於是用溫存態度擁抱牠，撫摸牠的耳朵，嗅一嗅牠的口鼻，用自己所知道的種種溫柔名詞對牠亂叫起來。

但是隔壁一口時鐘報着六點。不能再遲疑了。他打開了門，說道：『來呀，』那畜生懂得是要出門，搖着牠的尾巴。

人和狗都到了河邊，他選擇了某一處像是深一些的地點。於是他把那索子的一端繫在那漂亮的皮圈上面，又拾起一大塊石頭用另外的那一端結住。隨後他把野雞抱在

懷裏，如同將要和一個人分離似地發狂般吻着。他把牠撞在胸前，左右搖着，喊牠做『我的野雞，我的小野雞，』而牠呢，任憑他逗弄，一面欣然微吼。

一連十來次他想扔牠到水裏處，但是却没有那種狠心。

但是一下忽然定了主意，於是用盡平生之力把牠扔到力之所及的最遠處所。她開始勉強游泳，如同有人叫牠洗澡時所做的一樣，但是牠那隻被石頭所掩住的腦袋，一下一下往水裏沈；於是牠用失望的眼光，通人性的眼光，向牠的主人瞧着，一面儼然像一個墮水的人一般掙扎。隨後，牠前身的全部沈下去了，祇有兩隻後脚在水面上亂攪一陣；末了也一樣失蹤。

隨後，許多水泡兒從水面上騰出來，如同那一段的河水正在沸騰似的，這現象大概延續到五分鐘；至於那粗暴而發癡的佛朗蹟，心頭突突跳個不住，以為看見野雞在河底的泥沙掙扎；末了他在他那個鄉下八式的簡單頭腦裏自言自語：『牠對我懷甚麼心呢，這時候，這個畜生？』

他幾乎成了癡人；並且病了一個月；每天晚上他總夢見他的雌狗；他覺得牠舐他的手；聽見牠狂吠。於是非請醫生不可了。結果他終於痊愈；而在六月底光景，他的主人們帶他到畢沙爾去——在那裏他們本有產業，地點在羅昂省城附近。

畢沙爾依然是臨着塞因河的一個地方。弗朗瑛開始在河裡來洗澡。每天早上他和那艘馬的人同下水，並且他們用游泳通過河面。

誰知某一天，他們正在水裏耍着取樂，弗朗瑛忽然向他的伙計喊道：

——你仔細看那個浮過來的東西罷，我去在那上面取一份肋條肉給你吃。

那是一個龐大的浮屍，發腫的，落了毛的，對着他們漂過來，四脚朝天，順流而下。

弗朗瑛兩手分着水泗向前去，並且繼續說着笑話：

——糟了！這並不新鮮。好傢伙！朋友。這却也不瘦。

於是他團團地繞了一轉，遠遠地對着那個發臭的大畜牲。

隨後，他忽然不做聲，並且用一陣異樣的小心向牠注視；隨後，他又移近前去如同去觸牠似的，這一次。他細看那畜生的項圈，接着便伸起胳膊抓住牠的項頸去翻轉屍體，把牠牽近前來，然後細讀那塊依然嵌在那變色牛皮上面而生了綠鏽的銅牌上的字：『野雞小姐，馬車夫佛朗瑣所有。』

這隻死了的雌狗，在離家一二百里的地方又找着了牠的舊主啊！

他迸出一聲怕人的叫喚，接着便拚命對着河岸泗過來，一面仍然繼續狂喊；末了他一經達到岸上便赤條條地從田地裡糊裡糊塗亂跑。他從此瘋了！

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月 色

馬理尼昂長老那個人，是很配用「馬理尼昂」這個戰爭名稱做姓的。這是一個瘦長而篤信宗教的教士，雖然性情激烈，但是却正直不阿。他種種的信仰都是固定的，從來沒有甚麼游移。他坦白地自以為認識他的上帝，窺透了上帝的種種策略，種種意志，種種見解。（註一）

當他在他那所鄉村式的教士住宅的樹陰小徑上洒開大步兒散步的時候，偶爾他頭腦裏起了一個問題：『上帝爲甚麼造了這東西呢？』於是他固執地尋覓起來，替上帝設身處地，結果幾乎一定找得着。他並不是像世人每逢他在一陣可憐的謙遜狀態的篤

（註一）馬理尼昂 *Marignan* 爲意大利一城，意文作 *Malegnano*。馬羅尼阿諾，地在米蘭諾 *Milano* 之東南。法人在十六世紀於其地勝瑞士人；十九世紀，復於其地勝奧意大利人。是爲兩次馬理尼昂之役。

信中便喃喃地說是：『主，你的策略是不可窺測的啊！』他所想的是：『我是上帝的僕人，我應當認識他做事的理由，倘若我不認識，我應當去猜度。』

他以爲無論甚麼，既然在自然裏被創造，那麼總是帶着一種絕對的而又可讚賞的邏輯的。種種的「爲甚麼」和種種的「所以」素來彼此互相平衡。曙光是爲取悅於那些睡醒了的人而設，白日爲禾苗的成熟，雨是爲澆濕禾苗，黃昏是爲打點瞌睡，而黑夜是爲睡覺。

四季對於農事上的種種需要完全相應，這教士從來不會疑到自然是沒有意見的，反而言之，他就是絕沒有疑到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屈伏於時代氣候和物質的強硬需要之下。

但是他却恨女人。他沒來由地恨女人，並且由於本能作用看不起女人。他時常述基督的話：『女人，在你和我之間，有相同的地方嗎？』末了他還加上一句：『我們可以說是上帝對於這種作品自己也不滿意。』從他的意思看來，女人是比詩人所談的孩

子下賤十二倍。她是拖累第一個男人的誘惑家，並且永遠繼續她這種墮落的工作，這真是負着弱點的生命，有危險性而又有能殺神祕地擾亂一切的生命。並且他之恨她們那種有愛力的靈魂，尤其於其比恨她們那種有墮落性的肉體。

他時常感到了她們向他所施的溫存，並且，他雖然知道自己是攻不破的，但是却因為那種鎮日在她們身上顫動的戀愛需要異常憤怒。

他以為上帝之造女人，祇為引誘男人和試驗男人用的。所以非帶着種種防禦性的小心和那些因陷窄而生的恐懼，不好和她們接近。在事實上，世上的女人用着那向男人張開的口和伸起的手，個個都和陷窄無異。

僅僅對於那些因虔信宗教化為無害的女教士，他才存寬大之心；但是却一樣強硬地對付，因為他覺得在她們那鎖住了的心的深處，在她們那受了委屈的心的深處，那種依然向他而施的不朽的溫存！儘管他是一個教士——始終是活的。

他覺得在她們那種比男教士的眼光格外多含惻隱的眼光裏，在她們那種使同性互

相陶醉的快樂裏，在她們對於基督而施的熱愛裏，都有那種溫存的存在，這些事都是使她生氣的，因為這是女人之愛的一部分，肉體之愛的一部分；就是在她們的柔順態度裏，在她們和他說話用的聲音的和婉態度裏，在她們俯着的眼睛裏，在她們因遇着他用強硬態度相待而忍住的眼淚裏，無處不有這種可唾罵的溫存的存在。

並且，每逢他振着道袍從女修道院的門裏出來，便伸長了脚步急急走開，如同逃避危險似的。

他有一個外甥女兒，她和她的母親同住在一所小房屋裏。他專心指望她能做一個服務於慈善事業的女教士。

她是美貌的，天真的和愛調笑的。每逢這位教士給她說教，她便笑起來；而每逢他生氣對着她，她便熱烈地擁抱他，緊緊地擁住他，於是他便不知不覺地極力設法來解脫這樣的包圍，然而這樣的包圍，却使他帶着一種甜美的快樂，在他心裏喚醒了那種在世上男人心裏睡熟了父性感覺力。

他時常給她談到上帝，談到他的上帝，一面却在她身旁沿着田地裏的小路走。她幾乎沒有聽他，祇帶着一種可從目光裏窺見的過活幸福，去望着天色和花草。有時她爲着追趕一個飛的蟻蟲兒便跑起來，隨後帶了回來一面喊着：『看呀，舅舅，這東西真好看，我想吻牠一下。』於是這種想和蟻蟲兒或者花苞兒吻一下的熱望，竟使這教士不放心，至於生氣了，原來他又從這些地方，發見了這個無法除根的溫存始終在女人心裏萌芽呀。

後來，某一天，那個給教堂看守法器者的女人——她本來是給馬與尼昂長老管家的——小心地告訴他，說是他的外甥女兒有一個情人。

他因此感到了一個怕人的情緒，終於聽憑臉上滿塗着肥皂沫兒氣得不能呼吸，因爲他那時候正給自己剃鬚鬚。

等到他自己恢復了能想能說的境界，他便高聲說：『這是假的，你造謠言，梅洛尼！』

但是那個鄉下女人把自己的手攔在胸前：『倘若我造謠言，上帝應當懲我，堂長先生。我告訴您，每天晚上她祇等您的姐姐睡了覺便去找她。他們就在河邊上會面。您祇要在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到那裏去看看就發了。』

他停止了他那種在頰部磨擦的動作，激烈地走動起來，如同他平常有重大的思慮時候所表現的動作一樣。到了他後來重新着手剃鬚鬚的時候，一連在耳鼻之間割了三刀。

這一天，他鎮日不發一言，大有氣憤填膺之概。他除了對於這種不可制伏的愛情而生的教士的暴怒之外，另有一種被孩子欺騙了的家長的，保護人的，精神指導者的暴怒；這種自私自利式的呼吸緊張，就是世上爲人父母者遇着他們女兒在不顧一切向他們宣言一個丈夫的選擇時所常有的。

在吃了晚餐以後，他想勉強去看一點兒書，但是他沒有能發達到目的；終於越想越氣。到了十點鐘報過了以後，他取了他的手杖，一根用橡木做的粗棍，每逢他在夜

種溫柔詩歌的一切熱情詩句，都漸漸在他的頭腦裏共鳴起來。

於是 he 想着：『上帝也許是爲的從理想上掩護人類的愛情，才造了這種晚景。』  
他終於在這一對始終走着的接吻的人兒之前却步了。然而那就是他的外甥女兒；  
於是他竟問着自己：倘若他不去違抗上帝。既然上帝明顯地用這樣一陣清幽景物去圍  
繞愛情，他難道不容許愛情嗎？

末了他逃走了，精神恍惚，幾乎有些慚愧，如同他在一所不許他置足其間的異端  
廟宇之中，進去了一回似的。

十九年六月一日在吳淞譯完並註——譯者。



## 一個女子的漂流史

對呀，那天晚上的記念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在那半個鐘頭之間，我對於那不可制服的惡命有驚心的感覺；我得着了世人在下礦窿時候所感的那種寒慄。我竟觸着了人生苦困的黑暗背景；我竟明白了體面生活爲某一些人是做不到的。

那時候已經過了半夜了。我從笑劇戲園用快步沿着那條四處祇見雨傘的廣衢對特勢街而行。一陣灰塵般的細雨，與其說是墜下來的，不如說他是飛散的罷，路燈破牠籠罩住了，街道被他弄成愁慘的了。發出微光的人行道，固然是潮濕的，然而格外黏人的脚步。那些性急的人甚麼也不注意。

那些「姑娘們」，摟起了短裙，露出了腿子，在夜色的微光裏隱約亮出一隻白襪來，她們都在各處門底下的黑暗處所候着，喊着，其中性急胆大的，或者竟在你的耳

架邊吐出兩三個猥褻而惡毒的字。她們跟着男子追個幾秒鐘緊緊地擠上去，在他們的臉上噴出她們那陣惡劣的味兒；隨後看見她們的勸進是枉然的，使用一個急促而不滿意的動作離開了他，並且搖着臀部走掉了。

我正走着，個個都喊着，拉住我的袖子，我不僅大受其窘，並且動了厭惡之心。忽然，我看見有三個像發狂般跑着的，向其餘的很快地說了幾句話。於是其餘的也開始跑了，逃了，雙手樓起了裙子使自己跑得格外快。原來那一天有人對於賣笑的夜度娘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拘捕。

末了我忽然覺得有一隻胳膊托着我的胳膊，同時一道失望的聲音在我耳邊喃喃地說：『請您救我，先生，請您救我，請您別離開我』。

我仔細看着那個「姑娘」。她雖然已經憔悴，年齡却不到二十。我向她說：『和我在一塊兒罷』。她喃喃地說：『唉！謝謝！』

我們走到那些巡警的陣線邊了。那條線讓出一條道兒給我們過去。

末了我轉入特勞街了。

我那個同伴問道：「你到我家裏去嗎？」

——不去。

——爲甚麼不呢？你已經給我幫了一個使我永不會忘記的大忙。

我爲着要推開她便回答道：「因爲我是有家室的人。」

——那有甚麼關係？

——我們想想罷，好孩子，那樣很沒了。我給你幫過了忙。現在你不要打攪我。

那條街又黑又沒有一個人，真是使人害怕。而那個擁着我胳膊的婆娘，使那陣已經制住我的愁感格外化爲可怕的。她竟要吻我了。我惶恐地退了幾步，並且用強硬的聲音說：

——得啦，給我走開罷，行嗎？

她顯出一個憤然的動作，隨後，陡然嗚咽起來。張皇失措的我便輕化了，然而却

莫名其妙。

——想想罷，你有些怎樣呢？

她帶着眼淚說：『倘若你知道，那真沒有意思，啵嚙』。

——究竟是甚麼？

——這種買賣。

——你爲甚麼選着了牠呢？

——那難道是我的過錯嗎？

——屬於誰的過錯呢，那末？

——我那裏知道，我！

我對於這個身世飄零的女子起了一種好奇心。

我問她：

——把你的事情說給我聽罷！

她於是乎就給我說了。

——那時候我已經有十六歲，在伊弗朵那地方一個做糧食生意的勒拉白先生家裏做事。我的父母早已死了。我沒有一個親人；我明白了我的東家用怪樣子瞧着我，並且他還搔着我的臉；但是我沒有再想下去。我當然知道那些事情。在鄉下，大眾都是乖巧的；但是勒拉白先生是一個每逢星期日必做彌撒的老教徒。我從不會相信他能潑來那麼一下，總而言之。

有一天他要在廚房裏捉住我。我抵抗他。他便跑了。

在他家的對面有一家雜貨食物店，店裏有一個很惹人愛的小伙計；我聽憑他來獻殷勤。這是大眾常有的事，對嗎？所以在夜晚，我總打開門，結果他總來找我。

但是在某一天夜晚，勒拉白先生聽見了嚮聲。他走上樓來尋着了安端便要動手來殺。這一來就用椅子水桶和一切物件亂打一陣。我呢，我就拾起了我那些破衣衫逃到

街上。就此跑掉了。

我那時候害怕起來，害怕得很厲害。我在某一家的門底下着好了衣衫。隨後便一直往前走。我以為一定有一個打死了的人，並且保安隊已經在那裏尋我。我走到了那條通羅昂的大路了。想起我在羅昂可以好好裏躲起來。

天色黑得連路上的壕溝都看不見，我聽見那些狗在田莊裏的叫聲。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夜晚聽見的一切嗎？一些雀子如同被人割了嗓子的似地叫着，一些衆生暱着嘯着，並且還有多少我不明白的東西。我害怕得像母鷄似的。走一步就畫一個十字架。絕沒有揣想那件使自己驚心的事啊。到了天明的時候，便又念及保安隊了，於是動手就跑。後來自己才覺放心。

雖然我弄得糊裏糊塗，不過一樣也覺得餓；但是我那時候沒有錢，連一個銅板也沒有，原來我當初忘記了我的錢！我在地球上的全部財產，一共十八個佛郎。

我終於空着一張轆轤地嚮着的肚子走着。天氣是熱的。太陽曬人。日中又過了。

我始終走着。

忽然我聽見了我後面有馬蹄的聲音便回頭一望。兩個保安隊巡警來了！我可嚇壞了；以爲自己會跌交；但是勉強支持。他們趕到我跟前了。向我端詳。其中有一個，那個老一些的，他向我說：『早安，姑娘』。

——早安，先生。

——你這樣走到那裏去呢？

——我到羅昂去，那裏有人給我找了一個事，我去上工。

——這走樣着去嗎？

——是的，就這樣。

那時候，我心上實在跳得可以，先生，已經到了不能再說話的地步了。我想着：『他們現在給着我了』。我終於起了一個很想跑的意思，這意思在我的腦子裏搖着我。但是他們立刻便可以追上前來，你明白嗎？

那個老的又來說話了：『既然我們路程有大半相同的，姑娘，我們可以一同走到巴朗丹村去』。

——很好，先生。

於是我們談起天來。我極力裝出討歡喜的樣子；以致他們想出一些無中生有的事來。後來我們剛巧在一個樹林子裏經過，那個老的說：『姑娘，您願意到那草上歇息一下嗎？』

我隨口回答：『遵命，先生。』

隨後他下了馬，把馬交給另外那一個，於是我們兩個人一同走到那樹林子中間去了。

那就甚麼話也沒有可以說的了。倘若您在我那時候的地位您會怎樣幹呢？他竟做了他本來想做的事；隨後他對我說：『不要偏了我那個伙計』。末了，在那另一個和我在一處的時候，他便轉回去看馬。我弄得很難爲情，幾乎要放聲大哭啊，先生。但

是我一點兒也沒有敢抵抗，您明白嗎？

我們終於又動身了。我們並沒有再談話。我實在是太傷心了。又因為我餓得那樣厲害，真不能再走了。他們却也在一個小市鎮上，請我喝了一杯酒，那東西竟給我暫時恢復了一些氣力。末了他們催動他們的馬用大走的步兒走了，免得我和他們一同穿巴朗丹。於是我坐在壕溝邊哭起來，哭得流完了我的眼淚。

我又走了三點多鐘才到羅昂。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鐘了。街上的燈光固然叫我頭昏。並且我又不知那裏可以坐。在大路上，有壕溝，有草地，都可以給我們做睡覺的處所。但是到了城裏甚麼也沒有。

我兩腿幾乎要縮到我身軀裏面去，並且我頭暈得幾乎要跌倒下來。加以天正開始下雨，一陣小的毛毛雨，如同今晚這陣在身邊吹過像是甚麼也沒有看見的雨一樣。我那時候漸漸在街上走起來。應着那些房子這樣想：『有那麼多的床和那麼多的麵包在那裏面，然而我就是一鋪蕁薦和一块硬麵包頭子都不能到手。』我看見了有些街上立

着一些向過路男人喊着的女人，於是便到了那些街上。在那類的情形之下，先生，祇好做到那裏是那裏。我也着手摹仿她們來邀客。但是誰也不來應我。我竟想尋死了。這樣一直延到半夜十二點鐘。我簡直不知我自己究竟是做甚麼。末了，有個男人來對我說話了。他問我：『你住在那裏？』一個人在急時自然成了乖巧的。我答道：『我不能引你到家裏去，因為我同我媽媽住在一塊兒。但是你難道沒有可以去的人家嗎？』

他說：『我不大常花二十個銅板去開一個房間。』

隨後他思索了一會便接着說：『你來。我記得一個安靜的地方，在那裏，我們不會被人打攪。』

他引我過了一座橋，後來引到城裏盡頭的一個臨河的牧場裏。我再沒有氣力跟着他走了。

他叫我坐下，末了開始和我談起我們爲甚麼要來。但是因爲他的把戲頑得真正長久，所以我竟被疲倦所困，不知不覺睡熟了。

他甚麼也沒有給我，我就走掉了。我當時竟沒有知道。天呢，是下雨的，我已經向你說過。就是從那一天我得了種種醫不好的疼痛，因為我在地裏整整睡了一晚。

我終於被兩個巡警喚醒了，他們把我送到局裏去，隨後又從局裏把我送到監獄裏去，我在那裏住了八天，在這八天之中，他們偵探我究竟是甚麼人和我的來處。我因為怕受牽涉甚麼也沒有肯談。

然而他們却知道了，末了在審明無罪之後便放了我。

自然非再來找麵包不可。我極力要求一個事，但是因為自己是從監獄裏出來的，所以竟不能發。

隨後我記起有一個老的陪審員，他在審我的時候，用勒拉白老參式的那種眼睛望着我。末了我便去找他。果然我沒有弄錯。當他和我分手的時候，給了一個值得一百銅板的銀元，一面對我說：『你每回可以得這樣多，但是每禮拜你祇能來兩躺』。

我很明白這個說法，因為看見了他的年齡。但是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件事。我對

自己說：『那些少年人是愛笑的，是愛鬧的；但是手筆從來不大，至於老年人，却是另外一件事。』並且我那時候已經認識他們了，認識那班老獼猴了，對着他們那雙斜着看人的眼和那副胡思亂想的小腦袋。

你知道我以後做些甚麼事嗎，先生？我裝束得像一個上街買東西的女用人一樣，於是便到街上跑着去找那些養我的人。唉！我一動手就拴住了他們。我每每對我自己說：『又有一個來上鈎了。』

他走近前來。先行開口：

——早安，姑娘。

——早安，先生。

——您到那兒去呢，這樣？

——我回我東家家裏去。

——他們住得遠嗎，您的東家？

——不遠，不近。

隨後他不知道再說甚麼了。我便收慢了脚步，使他可以專心。

隨後他低聲說了一些恭維的話，末了便要求我到他家裏去。我使他央求，你明白嗎，後來我就答應了。這樣的人我每天早上總有兩三個，午後却反而是沒有事的。這就是我生平的好時代。我那時候毫無憂慮。

但是一個人是從來不會長久安甯的。壞運氣叫我認識了一個上流社會的大闊人。一個年近六十歲的前任國務總理。

某一天晚上，他引我到附近鄉下一家飯莊吃晚飯。後來，你可明白，因為他向不知道保養。便在吃糖菓時候死了。

我又坐了三個月的監獄，因為我絕少注意。

以後我就到巴黎來了。

唉！在這裏，先生，過日子是很艱難的。我們並不天天吃東西啊，可憐。人太多

了。總而言之，活該倒運，各人有各人的苦處，可不是嗎？

她不發言了。我陪着她走，心裏很不樂意。忽然她用「你」字的稱呼和我談着：

——那末你不到我那裏去嗎，心肝。

——不去，我已經和你說過。

——既然這樣！再會罷，我一樣要謝你並不懷恨。但是你到底是失計啊。

於是她走開了，鑽到那陣纖細得像一鋪網子般的雨中去了。我看見她在一盞煤氣路燈下面經過，隨後便在黑暗裏失蹤了。可憐的女子。

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一場報復

保祿沙維里尼的寡婦，孤伶仃地和兒子住在波尼法削城上的一所窮的小房子裡。那座城，是造在一個磯頭上的，儼然懸在海面，從那礁石矗立的海峽之上，可以俯瞰沙兌泉島的低些的海岸。在城的脚下另一面，一道像是深巷高牆般的絕壁，幾乎完全繞着牠，牠的海口就是在那裏，經過一道夾在兩引絕壁間的水道，那些從意大利或者從沙兌泉島來的漁船，竟可以在城邊的房屋跟前停泊；每過十五天，那只喘氣的舊輪船便從本島的阿忒削城開過來。

在這座白色的山上，無數的房屋堆出一個更白一些的點子來。那些房屋像是野鳥的窠似地懸在這個岩上，鎖住了那條沒有多少船隻敢輕於過的水程。那種絕不休息的風，揉着那海，揉着那被風所損僅有淺草的光濯濯的海岸；在那條兩岸被牠侵蝕海峽

裏鼓蕩不休。一陣陣的海沫，繞着那些到處刺破海波的數不盡的礁石尖頭，彷彿是在水面上顫動的和浮起的破布片。

沙維里尼的寡婦的房屋，像是嵌在絕壁的本身上的，牠對着這個曠野而愁人的景物開了三個窗子。

她孤伶仃地帶着她兒子安端和他們那只雌狗「快風」在那裏過活，快風是一只屬於看護羊羣的狗種的狗，身瘦，毛長，力大。牠給那青年男子盡獵狗的職務。

某一個晚上，安端沙維里尼在一場爭論之後，被尼可拉辣伏拉狄不願信義地一刀殺死；當晚，那兇手就回到沙兌泉島去了。

他那年老的娘，在那些過路的人把安端的屍首抬到家裏的時候，並沒有哭，但是呆呆地對他端詳了多時；隨後伸着那只乾瘦的手放在尸首身上，答應給他復仇。她絕對不要旁人陪伴她，於是關好了門同着那隻狂嗥狗蹲在屍首傍邊。牠，那畜生，站在床邊，伸起腦袋，夾住尾巴，向牠的主人用一陣不斷的聲音嗥着。牠也像那老婆子一

樣地沒有動彈，現在她灣腰向那屍首釘住眼睛去端詳，一面流着無聲的熱淚。

那青年人是仰着臥下的，身上披着他那件胸前被人戳破撕開的粗呢短褂，儼然是一樣睡熟了一樣；但是全身都是血；在那件爲當初着手診視而拉開的襖衣上，在坎肩上，在褲子上，在臉上，在手上，處處都有。一些凝了的血塊，結在鬍子和頭髮的叢中。

那年老的母親開始給他說話了。那隻狗在這聲音之下緘默起來。

——放心，放心，一定可以給你報仇，我的兒，我的可憐的孩子。睡罷，睡罷，一定可以給你報仇，你聽見嗎？這是你娘答應你的！她素來不失信，你娘，這是你很明白的事。

於是她從容伏在他身上，用她的冷嘴唇兒吻那死了的。

這一來，快風又來嗚咽了。牠迸出一陣單調的，傷心的，驚人的和延長的訴冤之聲。

牠和牠一同蹲在那裏直到天明。

第二天，安端沙維里尼被人葬了，末了不到多久，在波尼法削便沒有人再談他。

他沒有胞兄弟，也沒有同祖兄弟。沒有一個男子在那裏可以給他報仇。僅僅他的娘想着這件事，那個老婆子。

在海峽的那一面，她從早到晚看見在海岸上有一個白點兒。那就是沙兌泉島的一個小村子，名叫龍各沙多，凡是哥爾斯島那些被人就近搜索的強徒都躲在那裏。那個和他們祖國的海岸相對的村子幾乎全被他們住滿，並且他們在那裏等候回來的時機，重到那荆棘叢裏的時機。她知道尼可拉辣伏拉狄就躲在那村子裏。

她獨自鎮日在窗口邊坐着，瞧着那邊一面思索報仇。像她那樣衰弱去死不遠，而  
又沒有誰幫忙，究竟怎樣去做呢？但是她却答應了，她對着那屍首答應了。她不能忘記，她不能等候。她將來怎樣做呢？她在夜晚不能睡了；她沒有休息也沒有安慰了；  
她堅決地尋覓辦法。那隻狗橫在她腳邊打盹，有時抬起頭來向遠處狂叫。自從牠主人

不在之後，牠時常這樣狂叫，如同有人喚牠，如同牠那畜生式的不可安慰的心靈，也留下那個甚麼也不能洗掉的記憶。

誰知某一天傍晚，快風正開始嗚咽的時候，那年老的娘忽然得了一個理想，一個殘忍而愛報仇的野蠻人的理想。她把那理想沉思到第二天早上；隨後天色微明，她使起身到教堂裏去。她祈禱了，伏在地上，匍匐於上帝之前，懇求他幫助她扶持她，把那爲兒子報仇不可少的氣力付給她這個可憐的衰弱身體。

隨後她回家了。在她家中的天井裏，有一個收容屋簷水的舊而破的桶；她把牠放倒，空了那裏面的水，用木樁和石塊把牠固定在地面上；隨後把快風繫在這個新的窠裏，然後才到屋子裏來。

現在，她在屋子裏走個不停，眼光始終釘着沙兌桌島。他就在那裏，那個仇人。那隻狗鎮日鎮夜地嗅着。那老婆子早上用一只盆子裝點水給牠，但是再也沒有撈的：沒有湯，也沒有麵包。

白天的光陰流過了。俄倦了的快風睡了。第二天，牠的眼睛露出兇光了，全身的毛豎起了，並且張皇地拉着身上的鍊子。

那老婆子還是一點甚麼不給牠吃。那畜生已經變成憤不可遏的，用一陣惡聲音叫着。這一晚又過去了。

後來，那老婆子在天明時，便到隣居人家去央求借她兩束乾草。她取出她丈夫從前穿的舊衣裳，把乾草塞進裏面去裝成一個假人。

她在快風窺前的地上釘了一根木頭之後，便把那假人縛在木頭上，使牠像是立着的。隨後她用一包舊的布片兒做成了牠的腦袋。

那隻受了驚訝的狗，瞧着那個草人出神，並且雖然餓得異常，却不做聲了。

於是那老婆子到肉店買了一長條香腸。回到家裏，使在天井裏生了一爐小火，在狗窠邊去烤香腸。快風竟發狂了，跳個不住，口角流涎，雙眼釘住那份香味鑽入肚子的食物。

隨後，那老婆子用那條熱氣騰騰的香腸給那草人做一條領結。她把牠在草人的項頸纏了多時，如同要使牠嵌入項頸裏面一樣。等得手續完畢，她才把狗的鍊子解開。

那畜生礮地一下就撲着那草人的項頸，未了，雙腳伏在牠的肩上，便開始去咬起來。牠下來了，口裏啣着一塊捕獲物，隨後又撲過去，很命咬着那些繩子，結果又弄了一些，於是牠又下來了，未了又奮勵地再撲上去。牠用很大的口兒揭起了草人的臉了，把那整個兒項頸弄成一些破布片兒。

那老婆子不言不動地瞧着，雙眼彷彿着了火一般。隨後她再把那畜生鍊起來，又叫牠餓了兩日，並且再做那種新奇的練習。

經過三個月之久，牠對於這樣的鬥爭，對於用爪牙奪來的食物，已經很習慣了。現在她不必再鍊牠，祇要做一個手勢就可以叫牠撲到那草人身上。

她已經訓練牠去分裂那個草人，吞嚥那個草人，竟不必要在草人的喉管裏安放甚麼食物。後來她祇像給獎似地，把那被她烤熟的香腸給牠。

快風一下看見人便顯出奮勵的樣子，隨後抬頭向着牠的女主人，她翹起一個指頭一面用一道呼嘯的聲音向牠喊着：『去罷！』

等到她審度那時機已經成熟，便在某天早上用一種感嘆式的熱心去行懺悔，去領聖餐；隨後，着好了一套男子的衣裳，裝成一個襤褸的老窮漢，和一個沙兌島的漁人說好了價，便帶着她的狗渡到了海峽的那一岸。

她在一個布口袋裏帶了一大份香腸。快風已經餓了兩天。她却不時使牠嗅嗅那有香味的食物，並且去引逗牠。

那哥爾斯的老婦人已經到了蘭各沙多村了。她微微地跛着腳前進。走到一個麵包店裏，去問尼可拉辣伏拉狄住在甚麼地方。原來辣伏拉狄仍執故業做一個小木匠。他獨自在他的店裏面做工。

那老婆子推開了店門，便喊他：

——喂；尼可拉！

他回頭一望，於是她放了她的狗高聲喝道；

——去，去，咬，咬！

那隻發狂的狗撲過去，抓着尼可拉的項頸。那漢子伸起兩隻胳膊，箍住了那條狗在地下打滾。經過了幾秒鐘，他便抽掣起來，兩隻腳在地上亂踢；隨後他不動了，這時候，快風正咬穿了他的項頸。有兩個各自坐在門口的鄰人，很清楚地記得曾經看見過一個老的窮漢帶着一條瘦的黑狗走出來——那隻狗一面吃着牠主人給他那點黃黑色的東西一面走。

那天傍晚，那老妻子便回了家。那一夜，她真睡得好啊。

按波尼法削 Bonificio 在哥爾斯島南端，與意大利的沙兌泉島 Sardegna 相隔僅一窄狹的海峽；兩處風俗均好鬥，好報仇，與法國的大陸風俗迥異。

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在吳淞譯完附誌——譯者。



## 米龍老丈

自從一個月以來，烈日在鄉間展開了那種炙人的火燄。喜笑顏開的生活在這種火雨之下收縮了。田地一望都是綠的。天色的蔚藍一直延到地平線上。那些在平原上四散地布着的諾爾曼第人的田莊，在遠處看來像是一些圍在毛櫸樹圈裏的小樹林子。然而走到跟前，等到有人打開了那合被蟲蛙壞的柵欄，便又以為是看見一個廣闊無邊的園子，因為所有的那些像農夫身體一般骨幹鱗皴的多歷年所的蘋果樹正都着花。那些烏黑欹曲的老樹幹，成行在天井裏排着，向天空展開牠們那些像雪又像薔薇的色象繽紛的圓頂。花的香氣却和馬廐雞塘的肥蓐味兒相混。

那一天已經是日中了。那一家人正在門前的梨樹下面用午飯；男女家長，四個孩子，兩個女工和三個男長年。大衆幾乎沒有說話。他們吃着菜羹，隨後他們揭開那盤

做葷菜的馬鈴薯煨醃肉。

一個女工不時立起身來走到儲藏飲食物品的房裏，去斟滿那把盛果子酒的大壺。

那個漢子，年約四十的強健漢子，端詳他房屋邊的一枝尚未結實的葡萄——那枝葡萄曲折得像一條蛇，在屋簷下面沿着牆蔓延四散。

末了他說：『父親這枝葡萄，今年發芽的時候並不遲。也許可以結果子。』

那婦人也回過頭來端詳，却是一個字也不說。

那枝葡萄，正種在他們的父親被人鎗決的那個地點。

那正是一千八百七十年打仗時候的事。普軍占領了附近的全境。法軍將官裴兌爾白將軍正領着北方軍隊抵擋他們。

普軍的參謀處正駐紮在這個田莊。莊裏主是個年老的鄉下人，米龍老丈，他名叫彼德，他盡他的力之所及，款待他們，安置他們。

一個月以來，普軍的先頭部隊蹲在這個村落裏偵察情形。法軍却在相距三四十里內外一帶地方靜伏不動；然而每天夜晚，普軍總有一些騎兵失蹤。

凡是那些分開去探消息的人——就是指那些以兩三個一組受了命令去四面巡哨的人而言——從來沒有轉來過。

第二天早上，便有人在一畦田裏，一個天井旁邊，一條壕溝裏，尋着了他們的屍首。至於他們的馬匹呢，也伸着腿倒在大路上，項頸被人一刀割開了。

這類的行兇舉動，彷彿是被一些同樣的人幹的，然而普軍沒有法子去尋。

地方却等到了普軍的虐政了。許多鄉下人，每每因為一個簡單的誣告便被普軍鎗決，婦女們也被他們拘禁起來；他們原來想用恐嚇手段，從孩子們口裏得些消息。結果甚麼也無所發見。

但是某一天早上，他們瞧見米龍老丈躺在自己的馬廄裏，臉上有一道刀傷。

兩個刺穿了肚子的普國騎兵，在一個和這田莊相距四五里之遠的地方被他們尋着

了。其中的一個，手裏逸擡着他那件血跡模糊的兵器。可見這一個曾經戰鬥過，自衛過。

一場軍事審判立刻在這田莊前面的露天下面成立了，那老頭子被人帶過來。

他的年齡是六十八歲。身材矮而瘦，脊梁略顯歪曲，但是那兩隻大手很像一對蟹螯。一些稀薄類乎乳鴨羽絨的亂髮，使人到處都望得見他頭顱上的肌膚。項頸上的枯黃而起縐的皮，顯出那些在腮骨下失蹤而又在鬢腳邊現面的靜脈管。在本地，大眾素來把他當作難於妥協和吝嗇的人看待。

他們叫他立在一張由廚房搬到外面的小桌子跟前，前後左右有四個普兵看守。五個軍官和團長坐在他的對面。

那團長用法國話發言：

——米龍老丈，自從我們到這裏以後，除了誇獎您以外，我們對於您真是別無可說。在我們看來，您始終是般勤的並且是極受注意的。但是今日您却有一件可怕的事

有人告發，自然非問個明白不可。您臉上帶的那道傷是怎樣受來的呢？

那個鄉下人一個字也不回答。

那團長接着又說：

——這您個不做聲的結果就定了您的罪，米龍老丈。但是我要您回答我，您聽見沒有呢？你知道今天早上在伽爾衛附近尋着的那兩個馬兵是誰殺的嗎？

那老翁甘脆地答道：

——是我。

那團長吃了一驚，緘默了一會，眼睜睜地瞧着那個俘虜。然而俘虜却用鄉下人的發呆神情穩定地蹲着，那雙眼如同向一個神甫說話似地沒有抬起來。唯一的事可以顯出他心裏很慌張，就是他用一陣看得明白的勁兒不斷地吞嚥自己的口水，如同他的喉管完全被人扼住一般。

這老翁的一家人，兒子約翰，兒媳婦和兩個孫子，都在他後面十步內外的地方立

着，神色異常張皇。

那團長接着又說：

——您可也知道這一月以來，每天早上被人在田裏尋着的那些屬於我們軍隊裏的哨兵，都是誰殺的嗎？

那老翁用同樣的鄉愚式的穩定態度回答道：

——是我。

——全體都是您殺的嗎？

——全體，不錯，是我。

——您一個人？

——我一個人。

——請您把您從前怎樣會有那種刷溜的手段告訴我們罷。

這一回，那漢子顯出心焦的樣子了；長談之必要，明顯地使他感到障礙了。他口

吃地說：

——我這時候那裏知道呢？我從前看事做事。

那團長接着又說：

——我通知您，您非全盤告訴我們不可。您所以頂好立刻就打定主意。您從前怎樣開始的呢？

那漢子向着那些立在他後面注意的親丁慌張地聽了一下。他又遲疑了一會兒，後來忽然打定了主意：

——有一天夜晚，你們到這裏來的第二天的夜晚，我在十點鐘光景回家。您們用了我五十多佛郎的草，和一條牛兩隻羊。我想道：他們就是再拿我二十倍，我一樣會問他們討回來。並且那時候我心上還有別樣的盤算，等會兒我再對你們說罷。回到家裏，我瞧見有你們的一個馬兵坐在我的倉後面的水溝邊抽菸。我去取了我的鐮刀躡着腳從後面掩過去，使他聽不見一點甚麼。我驀地一下，祇有一下，就如同割禾似地，

割下他的頭來，他連說一個「喔」的功夫都沒有。你們祇要在那水溝裏去尋；我把他裝在一口裝煤的袋裏，還帶着一塊石頭。

『我那時候就有我的盤算。我把他全身的東西，從靴子數到帽子一齊剝下來，並且送到馬丁林的天井後面的石灰窰藏好。』

那老翁不做聲了。那些驚訝不置的軍官面面相覷。後來訊問又開始了；下文就是他們所得的口供。

那漢子幹了這次殺人的勾當，心裏便存着這個觀念：『殺些普兵！』他用貪功而又愛國的鄉下人的狡而狠的怨恨恨他們。他說過他有他的盤算。他於是等候了幾天。

普軍聽憑他自由來去，隨意出入，因為他對於戰勝者表示那般退讓服從和殷勤。

後來他看見每天傍晚有些傳令兵出發；於是在聽明白了那些馬兵的目的地的名稱並且因為和普兵交際學會了那點必要的德國字之後，便於某一個夜晚出了門。

他走出了他的天井，溜到了那個林子裏，進了那座石灰窰，便鑽入那個長的地道的尾上了，末了他在地上尋着了那死人的服裝，便穿戴停當。

後來他在田裏徘徊了一陣，沿着那些高堤匍匐而行以免被人發覺，聽見了極小的聲響，便像一個偷着打獵的人一樣心慌。

到了他認為鐘點已經到了的時候，於是向着大路而行，後來便躲在矮樹叢裏。他依然等着。末了在夜半光景，一陣馬蹄的快步聲音在大路的硬土上響起來。這漢子便把耳朵貼到地上，去審度那來者是否唯一的騎兵，隨後他動手預備。

那騎兵帶着一些緊要文件用大走的快步兒來了。那漢子睜眼側耳的走過去。等到相隔不過十來步，他便橫在大路上掙扎起來一面用德國話喊着『救人呀！救人呀！』那騎兵勒住了馬，認明白那是一個失了坐騎的德國兵，以為他一定是受了傷的，於是滾鞍下馬，毫不疑慮地走近前來，末了，他剛剛俯着身軀去看這個不知姓名的人，肚皮的正中却吃了那漢子一刀子。他倒下了，立刻送了性命，祇由最後的顫動作用掙扎

一兩下。

於是這個諾爾曼第人從一種鄉下老翁式的啞快樂而心花怒發了，自己立起來，後來鬧着頑兒又割斷那屍首的嗓子。隨後他把屍首拖到壕溝邊便扔在那裏面。

那匹安靜的馬等候牠的主人。米龍老丈便騎上去，於是在那平地上飛馳起來。

一個鐘頭以後，他又見有兩個馬兵並轡回來。他一直向他們跟前奔過去，又用德國話喊着救人！救人！那兩個普兵認識了軍服，讓他走近前來，絕沒有一點疑忌。於是他像彈丸似地在他們兩人之間溜過去，一刀一槍把他們兩人一齊幹翻了。

隨後他又斬了那兩匹馬，因為那是德國馬！然後從容地回到石灰窰裏，把另一匹馬藏在陰暗的甬道之中。他在那裏脫了軍服，重新披上他自己的破衣裳，末了回家爬到床上，睡到第二天早晨。

他有四天沒有出門，等候那場業已開始的偵查的結束；但是到第五天，他又出去了，並且又用相同的戰略殺了兩個普兵。從此他沒有停止了。每天夜晚，他總到外面

去撞機會，騎着馬在目光之下馳過荒廢無人的田地，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殺了些普兵，他真是獵人者。他每次完了工作之後，便任憑那些屍首橫在地上，自己却回到那石灰窖去藏好他的馬和軍服。

第二天日中光景，他安閑地帶些清水和草料去給那匹藏在地道中的馬，他因為要牠担負重任，餵起來他絕不吝惜。

但是在被審的前一天，那兩個被他襲擊的人，其中有一個很能防禦，並且在那鄉下老翁的臉上斬了一刀。

他然而把那兩個一齊殺死了！他依然又轉來藏好了那匹馬換好了他的破衣裳；但是回家的時候實在沒有氣力了，所以祇能強勉拖到了馬廄，再也不能回到住宅裏。

有人在馬廄的乾草上找着了牠，他渾身都是血……

等到他述完了他的口供之後，忽然抬起頭來，傲慢地瞧着那些普魯士軍官。

那團長撫弄自己的鬚鬚，向他問：

——您再也沒有傍的話要說嗎？

——沒有，再也沒有；數目是對的：我一共殺了十六個，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您可知道自己快要死嗎？

——我不向您要求開恩。

——您當過兵嗎？

——當過，我從前打過仗。並且從前就是你們殺了我的爹，他老人家是一世皇帝的部下。上一個月，你們又在艾弗勒附近，殺了我的小兒子。從前我欠了你們的眼，現在我還清楚了。我們落得個收付兩訖。

那些軍官們彼此互相瞧着。

那老翁接着又說：

——八個是給我的爹還賬，八個是給我的兒子還。我們是收付兩訖了。我本來不

要我你們惹事，我！我不認識你們！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從那兒來的。現在你們已經在我家裏，並且要這要那，像是在你們自己家裏一樣。所以我就在旁的那些人身上尋仇。我一點也不後悔。

那老人挺起了他那個關節不良的軀幹，並且用一種謙退的英雄姿勢在胸前叉起了兩隻胳膊。

那些普魯士人低聲談了好半天。其中有一個上尉，他在上一個月也有一個兒子陣亡，這時候他給這個達觀的窮漢辯護。

於是那團長立起來，走到米龍老丈身邊，低聲向他說：

——聽明白，老頭兒，也許有一個給您救出性命的法子，就是要……

但是那老翁絕不細聽，豎直兩隻眼向着那個戰勝者的軍官，有一陣微風攪動他頭顱上的那些稀薄的頭髮，末了，他那傷痕顯然的臉上表出一個收縮得可怕的怪樣子，他終於鼓足胸膛的氣力，向那普魯士人劈面唾了一些唾沫。

那團長發呆了，揚起一隻手來，而那漢子第二次又向他的臉上唾了一些唾沫。

所有的軍官都立起來了，並且同時喊出一些命令。

不到一分鐘，那個始終安閑自在的老翁被人推到了牆邊，那時候他才向着他的長子約翰，他的兒媳婦和他的兩個孫子送了一陣微笑，他們魂不附體地望着他出神，他終於立刻受了鎗決了。

十九年八月二日在寶山譯完——譯者。

## 棄兒

——真地，我相信你發癡了，親愛的，你要在這樣的天氣到鄉下去散步。這一兩個月以來你真有一些稀奇花樣。你糊裏糊塗引我到了這個海邊，自從我們結婚四十五年，你從沒有出過這樣的花樣。你毅然決然選了斐岡，一個冷靜的城市，而你又這樣好動；你素來是不動彈的，現在却要在一年裏面頂熱的日子裏穿過一些田地去散步。你叫阿卜勒華去陪你罷，既然他對於你素來奉命惟謹。我呢，這時候我回去睡午覺。

伽杜太太轉過身子向她的老友說：

——您可以和我去嗎，阿卜勒華？

他帶着微笑，用一種古式的殷勤態度鞠躬，一面說：『您到那裏我到那裏。』

——既然如此！你們去受暑氣吧。伽杜先生高聲說。

於是他回浴場旅館去了，預備到自己的床上躺一兩點鐘。

一經他和他們分手之後，那老婦人和她那個老伴便上路了。她握着他的手很低地說：『居然辦到了！居然辦到了！』

他喃喃地說：『您是發癡啊。我證明您是發癡啊。仔細想想您冒險的事罷。倘若那個漢子……』她跳起來說：『唉！亨利，談到他，您不要稱他做「那個漢子」罷。』

他用一種急促的態度接着說：『既然如此！倘若我們的孩子疑心甚麼事，倘若他疑心我們，他攀住您，他攀住我們。您好好地忍了四十年沒有去看他。今天您有點怎樣呢？』

他們本隨着那條由海邊通到市上的街走。現在向右轉灣去登那座艾特勒達山。那條灰白色的大路展開在烈日的火雨之下。

他們用小步兒從容在炎威之下前進，她挽着她朋友的胳膊，不住地用一種固定的眼光向前直視！口裏說：『這樣，您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嗎？』

——沒有，從來！

——會有這樣的事嗎？

——親愛的，我們不要又來談這個說不完的討論啊。我有一妻和一些孩子，正像您有一夫一樣，所以我們彼此都有「人言可畏」之懼。

她絕不答復。心裏迴想自己的時代，已遠的少年時代，迴想過去的那些那樣使人發愁的事。

傍人早就嫁了她，如同世人嫁掉世上的少年女子一樣。她本幾乎不大認識她的未婚夫，一個外交官；末了，她後來便和他享受世上的上等社會的婦人生活。

但是有一個少年男子阿卜勒華先生用一種深刻的熱戀愛了她，而他本人的婚姻和她是相似的；後來她丈夫伽杜先生因為政治上的使命，動身到印度去了一段很長的期間，在這個離別期間，她向他委身了。

她從前也許能毅然拒絕嗎？拒絕自己的意志嗎？她從前也許能毅有那種不退讓的毅

力勇氣嗎？因為她從前也愛他。不行，真地不行。那就是過於無情的事！她就過於痛苦了！人生真是惡意的和狡猾的！世人能設避免宿命的某些接觸嗎，世人能設逃避壞運氣嗎？人生而為婦人，伶仃幽怨無伴侶無子女的婦人，果然能設像逃避日光一般，在夜晚去逃避一陣向你而起的生死相誓的熱情嗎？現在她迴憶到那些細情：熱吻，微笑，因為瞧着她進門而在門前的等候。那都是何等的幸運日子，她唯一的美滿時代，可是完得那樣迅速！隨後她發見她自己懷妊了！何等使人發愁的事！

唉！那回到南部的旅行，那回的長期旅行，那些疼痛，那些沒有止境的恐怖，那種在那所對着地中海而藏在一個園子深處的寂寞寒窗的生活——她那時候竟不敢到那園子的外面。

她現在很記得那些長的日子，那時候她躺在一枝橙樹下面，抬頭閉着眼睛那些藏在綠葉叢中的滾圓的丹實！她真想走出園子到海邊去，因為她感到海風從牆上拂到她身邊的涼爽，她聽得海裏的淺浪撲到岸邊的聲音，他想像那時對着太陽發光而有許多白

帆和一座高山抹在天邊的藍色海面。但是她絕不敢出門一步。倘若有人認得她這般變了樣子，那就是她用自己的腰圍來表明自己的羞辱！後來等候了多日，便是受罪的日子了！使人戒備的事了！帶恐嚇性的疼痛了！末了，那駭人了夜晚了，可憐她壓受過多少苦楚！

何等的夜晚，那一個！她真呻吟過，喊叫過！她現在彷彿依然看見她情夫的那副灰白色的臉，他不住地吻她的手，還有那沒有鬚鬚的醫生和那頭戴白帽子的看護婦，也依然在她眼裏。

末了她聽到嬰孩的那脆弱的啼聲，貓鳴般的啼聲，人聲的初步氣力，她心上真感到了何等的動搖啊！

第二天！第二天！她生平祇有那一天見過她的孩子，吻過她的孩子，因為從此以後，她永沒有望過他一次！

並且以後，何等的長而空乏的生活，永遠有那孩子的影子於其間飄蕩。她早就沒

有再見過他，一回都沒有，這個從她身上出來的嬰孩，她的兒子！有人取了牠，帶走了牠了。她僅僅知道那嬰孩是被諾爾曼第省的鄉下人撫養的，他自己也變了鄉下人，他已經成了家，並且婚姻和資產都很不錯，那都是他那個不知姓名的父親的主動力。

四十年來，她多少回想動身去看他，去吻他。她竟沒有想到他已經長大了啊！她始終思念那個在某一天被她緊緊地抱在懷裏的人芽兒。

她對她情夫說過多少回：『我不能再忍了，我要看他；我就走！』

永遠是他止住了她。因為她竟不知道主持自身了；倘若那另一個猜着了，便一定會壓迫她。她也許已經身敗名裂。

——他現在是怎樣的呢？她說。

——我不知道。我也從來沒有再看見過他。

——居然有這樣的事嗎，有一個兒子又一點也不認識。因為怕他，便把他像一件醜事似地扔開——這真是駭人聽聞的。

他們沿着大路走着，太陽的火簇壓倒了他們，但是却始終在那走不完的山坡兒上面上升。

她接着說：『傍人不會說是一個罪惡嗎，我從沒有得過另外的孩子。沒有，我再也不能抵抗這個要去看他的欲望了，可憐牠打擾我已經是四十年。你們做男子的不懂這個。你想想罷，我是去死很近的人。而竟不能再看見他！那是做得到的事嗎？我從前怎樣能殼等候這樣久呢，我之思念他畢生沒有鬆懈過。這件事給我造成了何等可怕的生活！我從來沒有醒悟過一回，沒有一回，除了我爲他，爲我的孩子而生的初念。現在他是怎樣的呢？唉！我對於他，自己真覺得是有罪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應當畏忌社會嗎？我真早應當脫離一切，去追隨他，撫育他，鍾愛他。倘若這樣我就可以格外有幸福，當然。我沒有敢做。我從前是沒有胆量的人。我真屢受過痛苦！唉！這些被人拋棄的生命，他們真應當恨他們各人的娘！』

她被嗚咽的動作咽住了嗓子，便陡然停口不談。這時候，那條山路整個兒在那壓

人的日光之下，竟無人跡無人聲了。僅僅祇有些蟲聲，在路旁的黃而少的草裏，單調地繼續地響着。

——您坐一下子罷，他說。

她任憑他引到壕溝邊，自己用雙手掩着臉躺下來。她那些向兩面分開繞成螺旋的頭髮展開了，並且因為被一陣很深刻的痛苦所傷終於哭了。

他皇皇然在她的對面站着，不知怎樣說法。祇口吃地說：『想想罷……拿點勇氣出來！』

她立起來：『我一定可以有。』擦了擦眼睛，用老年人的一種緩急不均的步兒開步再走。

走了一會兒，那條大路通到一叢遮着幾所房子的樹堆兒裏了。現在他們辨得出那陣由一柄鏈子在一座鐵砧上打出來的顫動而有規則的聲音。

不久，他們看見大路右邊，有一乘車子停在一所像房子般東西跟前，而在一個車

廠下面，有兩個漢子給一匹馬換蹄鐵。

阿卜勒華走過去，高聲喊道：

——彼德惠的田莊在那裏？

一個漢子回答道：『從左邊拐灣，靠着一片小咖啡店跟前，隨後再一直往前走，過了坡零的田莊第三家便是。那柵欄邊有棵小杉樹，決不會錯。』

他們向左邊拐灣了。她現在很慢很慢地走着，兩腿很疲倦不堪，心房跳得到了使她艱於呼吸的地步。

她每走一步，便如同爲一場禱告似地，喃喃地說着：『上帝！唉！上帝！』末了，一陣可怕的傷感，咽住她的嗓子，使她雙腿搖搖不定，如同切斷了腿子的關節似的。

阿卜勒華先生心焦了，面色略現灰白，陡然向她說：『倘若您不知道格外叫自己鎮靜，您立刻會叫自己上當。請您勉強制住自己罷。』

她口吃地說：『我能設辦得到嗎？當我想着我快要看見我孩子的時候？』

他們沿着一條鄉村的小路走——這些小路，就是包圍在一些田莊的天井之間的，並且掩在那些壕溝上的雙行毛櫟樹之間的。

末了，他們忽然到了一道被一棵小杉樹所遮的木柵門的前面。

——就是這裡，他說。

她一下就止步了。並且仔細端詳。

那個種着一些蘋果樹的天井是寬大的，一逕展布到那座蓋着茅頂的小住宅前面。另一面，有馬廄，有倉廩，有牛欄，有鷄埕，在一座石板頂的棚子下面，有各種的大小車子。四條小牛在樹陰下嚼着碧綠的新草。那些黑鷄在各處的籬邊徘徊。

一點聲息也沒有。房屋的大門是敞開的。但是他們看不見一個人。

他們走近去了。立刻一隻黑狗從一隻攔在一棵大的梨樹下面的窠裏跑出來，並且開始帶着怒氣吠着。四隻蜂箱，靠着房屋的前段牆壁，成行地在木板上列出牠們的草編圓頂。

阿卜勒華先生在房屋前面喊着：『有人沒有？』一個孩子跑出來了；這是一個十歲光景的女孩子，身上披着一件襯衣和一條呢的短裙，雙腿是赤着的並且不清潔，神情雖然羞怯但有狡獪的意味。她立在門框之中不動，如同防守那出入孔道似的。

——你們找甚麼？她說。

——你爹在家嗎？

——不在家。

——他到那裏去了呢？

——我不知道。

——那末你媽呢？

——她看牛去了。

——她就要回來嗎？

——我不知道。

末了，那個老婦人如同恐怕有人勉強牽住了那女孩子的娘一般，忽然用一種迫切的聲音說：

——我倘若沒有會她，我不會走。

——我們來等她罷，親愛的。

他們正轉過背來，便瞧見一個鄉下婦人對着房子走過來了，她提着兩隻像是沉重的白鐵桶，桶上有時顯出一陣由日光照出來的明亮發白的反射。

她跛着右腿走，胸部在一件被雨水和汗汁弄變顏色的舊黃綫衫裏顫動，竟像是一個窮苦醜陋的女工。

——媽媽來了，那女孩子說。

她走近住宅的時候，用一種不願意而懷疑的神氣瞧着這兩個陌生人；隨後她如同沒有看見他們一般便進門去了。

她彷彿老了似的，帶着一副枯瘦焦黃而無情的臉：鄉下女人的那種木臉。

阿卜勒華先生在後面喊她：

——請聽呀，老板娘，我們是爲向您要求買兩杯牛乳給我們，才到這兒來的。她在放下了那兩隻白鉄桶之後重新回到門前，一面用不以爲然的聲音說：

——我並不賣牛乳。

——因爲我們口渴，這位太太年紀大了並且又走得很疲倦。難道沒有法子找點東西喝嗎？

那鄉下女人用一種狡猾而不自安的眼光瞧着他們。

末了她打定了主意：

——你們既然在這兒，我一樣可以拿給你們，她說。

於是她便到她的屋子裏去。

隨後那孩子走到外面來，端着兩把椅子放在蘋果樹下面；末了，那母親才端着兩碗帶着泡沫的牛乳送到兩位拜訪者的手中。

她這時候立在他們前面，像是監視他們和猜度他們的心事。

——你們是從斐岡來的嗎？她說。

阿卜勒華先生答復道：

——是的，我們在斐岡歇夏。

隨後緘默了一下子接着說：

——您可以每星期拿些子鷄出賣嗎？

那鄉下婦人不免遲疑，隨後才回答：

——但是，也可以。你們是要嫩的嗎？

——對呀，嫩的。

——你們在菜場裏出甚麼價錢去買呢？

阿卜勒華先生不知道這樁事情，便回過來請教他的女朋友：

——您用甚麼價錢買鷄，親愛的，買那些嫩鷄？

她含着滿眶眼淚口吃地說：

——四個佛郎到四個半佛郎。

那莊家婦人不免驚訝，偷眼向她端詳，隨後她問：

——這位太太有些不舒服，她不是流淚嗎？

阿卜勒華簡直不知道怎麼回答，末了口吃地說：

——不是……不是……但是她……她在路上失掉了她的表，一隻好看的表，這件

事使她難受。倘若有人拾得，請你將來通知我們。

彼德惠妻子並不回答，覺得這幾句話不大對路道。後來她忽然說：

——我的當家人來了。

祇有她獨自看見他進來，因為她是對那木柵站着的。

阿卜勒華吃了一驚，伽杜太太在椅子上連忙轉過身來以致幾乎跌在地上。

一個漢子在十步內外，用繩子使勁牽着一條牛，身軀幾乎彎成了兩段，並且喘個

不住。

他沒有顧及那些拜訪者，便開口說：

『可惡！真沒用！』後來他向那牛欄走過去，便在那裏面不見了。

那個老婦人的眼淚忽然乾了，並且她張皇起來，不知道說話，不知道思索了。因為：她的兒子，那就是她的兒子！

那個被相同的念頭所傷的阿卜勒華，用一種驚訝的聲音拉長說：

——這果然是彼德惠先生嗎？

那個放心不下的莊家婦人問道：

——誰把他的姓名告訴你們呢？

他答道：

——這是大路拐角上的那個鐵匠說的。

隨後大家都瞧着那牛欄的門出神，都不說話了。那張門不過是那牆上一隻黑窟窿

一樣的東西。他們不能望見那裏面有些甚麼，祇聽見一陣模糊的聲響，一些動作，一些被那鋪在地上的乾草化爲啞而鈍的腳步聲。

那漢子又在門口出現了，擦着額頭上的汗，隨後他用那每步使他把身子托起一下的從容大步，向住宅走來。

他又彷彿沒有看見這兩個陌生人似地，在他們跟前走過去，末了他向他妻子說：

——你去給我斟一壺果子酒來。我正口渴。

隨後他便到住宅裏面去了。那莊家婦人便向儲藏飲食的屋子走，剩下那兩個巴黎人孤伶伶地蹲著。

伽杜太太失了主意了，口吃地說：

——我們走罷，亨利，我們走罷。

阿卜勒華挽着她的胳膊，托她起來，用盡氣力扶着她，因爲他很覺得她快要跌倒了，隨後他拿了五個佛郎放在一把椅子上面便牽了她走。

一經出了那木柵門，她竟痛哭起來，滿身都被悲傷所動搖，並且斷續地說：

——唉！唉！這就是你從前給他辦的事嗎？……

他呢，臉色很發青了。用一個斬切的態度回答道：

——我從前盡了我的力辦。那個田莊值得八萬佛郎。這樣一份生活基本費，不是資產階級的子弟們人人可以有的。

末了他們很慢慢地走回來了，再也沒有談一個字。她始終流淚，那陣熱淚不住地從眼眶裏迸出來，又在臉上滾下去。

末了，她的眼淚終於止住了，後來他們便回到了斐岡。

伽杜先生正等他們晚餐。他望見他們便笑起來，並且喊道：

——很好，太太已經受了暑氣了，我真開心。自從多時，我真相信她發糊塗啊！他們二人彼此都不答覆；後來，她丈夫擦着手掌問道：『至少，你兩位的散步是

有味的，對嗎？』

阿卜勒華回答道：

——很有味，朋友，實在很有味。

十九年八月四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真的故事

一陣大風在外面吼着，一陣狂呼而疾捲的秋風，一陣掃盡枝頭枯葉送牠們直到雲邊的那種風。

那些打獵的人吃完了他們的晚飯，却都沒有脫掉他們的長統皮靴，滿面緋紅興致勃勃。他們都是諾爾曼第省的一些半貴族半鄉下紳士而又半務農的人，家境富豪，身體壯健，氣力可以擊斷那些在定期會場裏蹣跚着的牛的彎角。

他們在艾巴鄉的村長白龍兌爾老板的山場裏，打了一整天的獵，現在他們正在那個別墅般的田莊裏圍着一張大桌子吃東西——那田莊的主人就是他們的東道主。

他們像吼着一般說話，像野物嗥着一般大笑，像蓄水池一般喝酒，伸長了腿子，肘拐撐在桌布上面，眼睛在燈光下面睜得大而神，身體被一座向承塵板吐出血色般

微光的大火爐烘得火熱；他們所談的都是打獵和獵狗。但是半醉了的他們，已經到了心中別有所思的時候，所以全體都用眼光去追逐一個用發紅的指尖兒托着那些滿盛着食物的大盤子的強壯女子。

忽然，一個歡喜吵鬧姓塞茹爾的大漢子——這個人從前本研究那種爲做教士而預備的學問，現在却成了獸醫給本地附近各地診治家畜——他高聲說：

——了不得，白龍兌爾老板，您有一個無可訾議的女用人。

於是一陣哈哈的笑聲爆發了。這時候，一個除了名而爲酒所困的貴族衛命多先生提起嗓子說：

——我從前和這樣一個女兒有過一件異奇的故事；哼，我應當說給大家聽。每次我想到她，就叫我記起麋兒扎——那是一條雌狗，我從前賣給何宋內子的，但是祇要有人放了牠，每天牠總要回來，可見牠不能離我。後來我生氣了，於是央求那位子爵用鍊子鍊住牠。後來你們可知牠怎樣幹的嗎？那個畜生？牠竟因爲悲傷送了命。

但是要從牠回轉到我那女用人身上，故事就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有二十五歲，沒有成家，住在我自己那個在好鄉的別墅裏，你們知道，一個人在年輕有錢而又每晚用過夜飯無事可做的時候，眼睛就要四處尋東西了。

不久，我發見一個在戈鄉的兌布多先生那裏做事的年輕人。白龍兌爾，你本來很認識兌布多呀；簡而言之，那個小家子女兒很叫我發癡，以致某一天我跑了去找她的家，向他提出一件買賣。倘若他把他的女用人讓給我，我就把我那匹被他想了兩年的東黑馬賣給他。和我握手：『彼此兩無異言，衛侖多先生，』那件買賣定了：那個小女人到我別墅裏來了，我親自引了那匹馬到戈鄉去，做三百法郎讓給兌布多。

在初期裏的那些時候，這件事便利得像輪子一般。誰也沒有疑慮到甚麼；僅僅蓋薇從我的鑑別上有點過於愛我，那孩子不是那三不四的人，你們可知道。她在血脈裏大概有些與衆不同之處。凡是和東家鬧花樣的女用人總有點這樣。

總而言之，她真崇拜我，就是種種奉承親熱的字眼和事情使我留戀。

我自己盤算過：『這件事頂好是不持久，否則我要上當！』但是我不是容易上當的。我不是那些用兩個乖乖便可以迷得住的人。末了，當她向我通知說是她有身的時候，我早已注意了。

這簡直像是有人在我胸脯上必八放了兩鎗。她呢，她吻了又吻我，笑着，舞着，她發癡了，有甚麼話說！當天我甚麼話也沒有說；但是到了夜晚，我便推敲起來。我想：『實現了；但是應當拿出手段來，割斷那根線，時候正好。』你們可懂得，那時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侖鄉，我姐姐伊士拔侯夫人住在羅貝克，離好鄉不過十多里路，真是沒有法兒開玩笑的。

但是我怎樣給自己解圍呢？倘若她離我那裏，便有人會動疑，於是就有人會來饒舌，倘若我留下她，不久便有人會看見她的大肚子；並且我不能殼就是那樣放掉她。

我和我舅舅克勒德邑侯爵談起這件事，這本是一個見多識廣的老江湖，我並且向他徵求意見。他泰然答復我：

——應當嫁掉她，好孩子。

我一下跳起來：

——嫁掉她，舅舅，但是嫁給誰？

他從容地聳着雙肩：

——你願意嫁給誰，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啊。一個人祇要不笨總可以找得着。

我把這篇議論想了七八天之久，結果我自己對自己說道：『他畢竟有道理，我的舅舅。』

後來我開始鉤心鬥角地思索起來；某一天晚上，我和一個在本地做推事的人吃晚飯，他對我說：

——波梅爾老婆子的兒子，新近又鬧了一個笑話；他的結局將來定不會好，這個孩子。可見得遺傳性的力量很大。

那個姓波梅爾的老婆子本是一個老光棍，她的少年時代本使人垂涎。一個佛郎便

可以使她賣掉她的靈魂，她兒子的壞勁兒更可以想見。

我走了去找她，並且從容地使她明白那件事。

我真窘於答復，因為她竟陡然問我：『您對於那個女孩子，能殼給她一麼甚麼東西？』

她真是狡猾，那個老婆子，但是我也不笨，我早就預備妥當了。

我剛好有三塊丟在沙司鄉附近的地，那些地素來附屬於我在好鄉的三個莊子。那些莊家人永遠嫌其過遠，我早就收回了那三塊面積一共六個阿克的田，末了因為那些莊家人又來囑嚇，我便在每個佃約裏免了他們應當繳的雞鴨之類。這樣一來簡直算是丟了。所以我那時候便在鄰近買了一點兒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兩共花了我一千五百佛郎。所以我算組成了一樁沒有花多錢的小產業，於是我就拿牠給這女孩子做生活基金。

那老婆子說這產業是不殼的；但是我也不讓步，結果我們就毫無結果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兒子便來找我。說到他的面貌我真不大記得。我看見了他，我更放心了；因為若是在鄉下人之中看來他並不算壞；不過却真像一個很狡猾的。

他遠遠地談起那樁事，如同他新近買了一條母牛似的。等到我們談好了之後，他要看看那份產業，於是我們便穿過田裏動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那裏足足蹲了三個鐘頭，他量過寬窄，又拾些土塊兒在手裏打散，儼然像是害怕看錯了貨色。那房屋的頂還沒有蓋好，他一定不要茅草做頂，非蓋石板不行，因為這樣可以少要一些修理！

隨後他向我說：

——但是傢具呢，那是要由您給的。

我反駁道：

——不行，拿一個田莊給您，已經很好看了。

他冷笑着說：

——我很相信是好看的，一個田莊和一個孩子。

我不由臉紅起來。他說：

——大家想想罷，您可以給一張床，一張櫃，三把椅子和一套吃飯用的東西，否則就甚麼也不必幹。

我承認了這一層。

於是我們便又上了回家的道兒，他那時還沒有一字談到那女孩子身上。但是忽然用一種狡猾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氣問：

——但是，倘若死了，這產業又歸誰呢？

我說：

——但是，歸您，自然。

他從一大早就想知道的事都在這裏了。立刻他用一種滿意的動作給我握手，我們算是說妥當了。

唉！說起我叫薔薇打定主意，那就真叫我頭疼。她倒在我腳跟前嗚咽起來，並且

重複地說：『您來給我提議這件事！您！您！』經過了七八天，她始終抵抗，無論我怎樣苦勸和怎樣哀求。女人真是笨，頭腦裏一有了愛情，她們就甚麼也不明白了。世上沒有可以支持的聰明，愛情先於一切，一切爲的是愛情！

結果，我終於生氣了，並且以推她出去爲恐嚇之詞。她算是才慢慢地讓步，條件就是要我允許可以不時來看我。

那一天到了，我親自引她到教堂裏去，敬神和喜酒種種費用都是我出的。總而言之，我漂亮地辦了一切的事，隨後我告別了，走到杜爾乃，在我哥哥家裏住了半年。等得我回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她星期必來探聽我的消息。到家不到一點鐘，便看見她抱着一個孩子走進來了。看見那小把戲真叫我難受，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啊！大概我還吻過那孩子。

至於那個娘呢，簡直是一所破房子了，一副枯骨了，一個影子樣的東西了，又老又瘦。婚姻於她真沒有好處！我機械地問她：

——你日子過得好嗎？

於是她的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咽不成聲地哭着，末了她高聲說：

——我不能殺，我不能殺丟開您，現在，我情願死，不能過活了！

她發癡似地給我鬧了一大陣。我盡力安慰她，並且送她直到柵欄門外。

在事實上，我聽見有人說她的丈夫打她，和她的婆婆虐待她，那個老鴿鴉。

兩天之後，她又來了。她抱住了我，她在地上打滾：

——請您殺了我吧，我到底不想回去。

這完全是麩兒扎要說的話呀，倘若牠能說！

這樣的弄法漸漸叫我頭疼了；我終於又躲了半年。等我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她在三星期前死了，以前，她每逢星期日必定回來……始終像麩兒扎一樣，那孩子在八天之後也死了。

至於那丈夫，狡猾的光棍，却襲了遺產，彷彿他從此很得法，現在他做了村裏的

自治委員。

隨後衛命多先生一面笑一面說：

——這沒有關係，他的幸運是我造成的。

末了，那獸醫寒茹爾先生端着那鐘燒酒送到嘴邊，一面莊重地下了結論：  
——無論你們要怎樣，但是這樣的女人是惹不得的。

十九年八月十日在寶山譯完——譯者。



## 床

在過去那個夏天某一個很熱的下午，那座廣大的市立拍賣場竟像睡熟了似的，那些主持拍價的人員，用一陣奄奄待斃的聲音喝着物價。場裏二樓靠底的一個廳子裏，有一套古錦的法器法衣之類堆在一隻牆角上。

那都是一些莊嚴的長袍和一些富麗的旂旛之類，上面繡着一些圍繞種種簡寫字母的花條，底子略帶黃色，大概是由固有的乳白色變成的。

有幾個做古物轉手買賣的人候着，兩三個鬚髮滿面的漢子和一個大肚子的婦人——這種婦人就是那些所謂做裝飾品轉手買賣的女商人，實則她們兼以給有情人傳遞種種難於交通的消息爲業，所以她們對於老少人肉之有買賣，正和對於新舊裝飾品之有買賣一樣。

陡然，有人把一幅魯意十五世款式的小簾子來喊價了，那東西真可愛得像是一件侯爵夫人的裙袍，中央用藍的蝴蝶花繡成一個十字架，架的四周都是繡的鈴蘭，四角都是薔薇，一切都是鮮明的。

我買到了這東西之後，便發現這東西是略帶香氣的，如同有旃檀餘味鑽在裏面，或者竟不如說是有那類異常輕而和的古代香味留在裏面——這類香味，彷彿像芬芳的紀念品，飛散了的香氣的精華。

我把牠帶了回去，預備用牠去幕一把同列於那風雅時代的圍椅；後來，拿着牠去量寬窄短長，便覺得有些紙片兒在我的指頭下面磨擦。等得把牠的裏子拆開之後，有幾封信掉在我的腳跟前。那些信箋已經發黃了；並且那些模糊了的字跡彷彿是一些鐵鏽的斑點。一筆娟秀的字，在那依着舊日款式折疊好的信箋的一面，寫着：『寄呈銀光長老。』

最初的三封信，都是簡單地預約相見之期的。那第四封呢，我錄在這裏：

『朋友，我病了，很難慶受，於是便不能起床。不斷的兩點兒撲着我的窗子，然而我却在羽絨被的微熱境界裏溫暖地躺着，柔弱地做出神的人。我手邊有一本書，一本爲我所愛並且像是爲我而作的書。我可以把這本書告訴您聽嗎？不能。因爲您會來責備我。當我從前讀完了的時候，我却想告訴並且要告訴您幾句話。

『有人在我的頭後面放了一些可以托着我坐起的枕頭，於是我伏在您送給我的那張小几上面給您寫信。

『我在床上睡了三天，始終想着我的床，並且就是在夢裏我也沈思到那裏。

『床，我的朋友，就是我們整個的生命。世人的誕生，戀愛和死亡，都在那裏。

『倘若我有克雷皮庸先生那樣一枝筆，我可以給一張床寫本歷史。種種動人的和可怕的奇遇，以及有味的奇遇和其他迷人的奇遇，都可以無所不備！那種教訓和對於大眾的精神指導，不能從那裏面提出來呢？

『您是深知我這張床的，朋友。您永不會想像我這三天在床上發見的事，於是我

真更愛牠了。我彷彿覺得牠曾經被一大堆人住過；用過，儘管他們在這臥具上留下一些關於自身的事，我以前絕沒有疑到他們。

『唉！我真不懂那些買新床，買沒有紀念的床的用意。我這張，我們這張，這樣陳舊，這樣使用過多時和這樣寬大，早應當蘊藏多少人生，多少由出世到入墓之間的事。請您想像這一層罷，朋友；請您細看種種整個的人生，在那畫着人物而張在我們頭上看過多少事故的帳頂之下的那四根床柱。三百年來，那帳頂看見過甚麼呢？』

『有一個青年婦人在床上躺着。她偶爾迸出一聲嘆息，隨後她便呻吟；並且那些老年父母圍着她，末了一個像貓一般叫着而滿身帶着縐紋的小生命，四肢拘攣地從她身上出來了。這就是一個人的有生之初。她呢，那個青年的母親，自己痛苦地感着快樂；她因為那第一聲叫喚喜得不能說話了，末了伸起兩隻胳膊嗚咽着，四周的人都帶着至樂而流淚了；因為這小一塊從她身上分出來的活東西，就是家庭的繼續，那些抖擻擻地看着的老年人的精神和血統的延長。』

『說到床，請您朝那上面想像罷，那就是人生的象徵；這件事我看清楚已經有三天之久。床以外再沒有更好的東西了。』

『譬如磕睡，難道不是我們那些最好的時間裏一種嗎？但是我們感受困苦也是在那裏面！牠是有疾者的遁逃藪，一個對於衰弱的肉體可稱痛苦的世界。』

『床，是人用的。我們救世主耶穌，因為要證明他之絕非凡人，所以竟像是從沒有用床的需要。他生在草蓆上，死在十字架上，把那柔軟可供休息的臥具，留給我們這類的被創造者。』

『我還想到了多多少少的事！但是我沒有時間請您注意那些，並且我能彀通通記得嗎？此外又因為我已經很疲倦了，就要抽掉我的那些小枕頭，好好地躺直身體睡一會兒。』

『請您明天三點鐘來看我；也許我會好一些，並且能彀把那東西指給您看。』

『再見，朋友，我伸手給您吻，並且我也伸着嘴唇兒等您。』

按克雷皮唐 *de Crebillon* 爲法國十七八世紀間的大詩人。龍沙爾 *de Ronsard* 亦法國大詩人，生於十七世紀。畢辣姆和荻絲蓓 *Pyrame et Thisbe* 均爲古代巴比倫人，以相愛聞於世。

十九年八月五日在寶山譯完並誌——譯者。

## 模 特 兒

那座灣如新月前臨碧海後枕白岩的艾特爾達小城，正在七月裏的驕陽之下攢着。兩座位置在那新月兩端的尖上而左大右小的城門，各自顯着那侏儒之足和巨靈之腿的神情，伸入那波平如鏡的海裏；那座高與岩齊而上銳下寬的尖塔，向天空豎起牠的尖腦袋。

沿海的沙灘之上，一羣閑坐的人，瞧着那些在水中沐浴者神往。另外一羣或坐或行的人，却在堤邊的咖啡館門外平地的日光下面，列出一種由無數的色彩斑斕的絲光日傘所組成的花園。那平地的盡頭，便是散步的便道，也有許多的人，和這些時髦的人遠遠相離，從容散步，這都是那些甯靜的朋友，安分的朋友。

一位年少而負盛名的畫師，徐梅約翰，帶着抑鬱的神情，伴着一張載着一個少婦

的病榻小車同走。這少婦就是他的妻子，那小車由一個僕人慢慢推着，而這位殘廢的嫵媚，却用那雙愁眼，觀察天空的快樂，晴光的快樂和傍人的快樂。

他們倆絕不談天，他們倆絕不彼此互相注視。

——我們歇一會兒罷，那少婦說。

他們便止步了，於是那畫師便坐在一張由那僕人獻出來的摺椅上面。

那些從這對啞而靜的兩口子後面過去的遊人，都用發愁的眼光向他們注視。於是一種情史因之以起。有人說：他因為被她的愛情所感，所以她雖然是個殘疾，他畢竟娶了她。

離他們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少年，坐在一個繫船纜的鐵盤上，舉眼望天，正在談話。

——不然，這是不對的，我告訴你，我很知道徐梅約翰。

——但是，那末他何以娶了她呢？她不是在未婚以前，已經成了殘疾嗎？

——一點也不錯，他娶了她……他娶了她……如同世人由於糊塗辦法娶親似的！  
——到底還有旁的嗎？

——到底還有……到底還有，朋友，沒有甚麼還有了。人是糊塗的，因為人本來糊塗。並且你很清楚凡是圖畫家，都有釀成可笑的婚姻的專門技術，他們娶的幾乎全是一些模特兒，一些年老的外室，總而言之，一些在各種關係之下受了損害的婦女。這爲甚麼？我知道嗎？從反對方面說來，我覺得這種由於和世人所稱爲模特兒的那種無味的婦女們朝夕親近，應當產生厭棄這種異性的念頭了。然而實際上竟大不然。在使她們以身示範之後，便娶了她們了。你去讀都德所著的那本那樣忠實那樣冷酷那樣鉅麗的藝術家之妻罷。

對於你現在看見的那兩口子，那亂子是從一種特別而緊張的方式發生的。那少婦從前演過了一種喜劇——或者不如說是一種可怕的悲喜交集劇。她拚着全部的希望去爭全部的希望，簡而言之。她是誠實的嗎？她愛徐梅約翰嗎？我能設偶然知道這件事

嗎？誰能用確切的方法，去斷定婦女們行爲中的種種激烈態度和種種真實性情呢？在印象上的一種永久的易動性情中，她們常常是誠實的。然而對於服從那些不可捉摸的感觸，她們便成了激昂的，行兇的，奮不顧身的，可驚可愕的和卑劣的了。她們不住地，無意識地，不知不覺地，莫明其妙地撒謊，雖然是這樣，一種由她們從那些猛烈的，意外的，令人不解的狂態的解決方法所表現的性情上和知覺上的絕對忠實，却使我們的理智，我們保持平衡的習慣和我們一切的利己計畫，都迷了路了。我們時常獨自詢問：她們都是誠實的？她們都是虛偽的？

——但是，朋友，她們同時是誠實的和虛偽的，因為在她們的本性中，可以二者兼備和二者俱非。

你不妨注意那些最愛體面的婦女們，用以從我們方面取得她們所需要的那些一切的方法罷。這些方法都是複雜而簡單的。複雜到使我們不能在事前猜度，而簡單到使我們在上當之後，不禁因而受驚並且自言自語：怎樣！她竟這樣笨拙地戲弄我？

並且她們穩取常勝的地位，好朋友，尤其在那發生結婚問題之時。

你聽徐梅的歷史罷：

那少婦是一個模特兒，自然她從前在他家裏以身示範。她本來漂亮，尤其挺拔，彷彿有一個天仙般的身段。他成了鍾情於她的了，正和世人鍾情於常見的略有姿色的婦女一般罷。他自以爲傾心地愛她，這不免是罕有的現像。世人在需要一個婦女的時侯，立刻誠實地自信在此生未了的那一部分，決不能再和她相離。然而世人却很知道那話兒一經到門，厭棄便永遠隨着那占有而來了；爲着能殼和另外一個生命去度共同的生活，所需要的不是一種易於消滅的粗暴肉慾，却是靈魂上的，性情上的和氣味上的調和。所以在我們所受的誘惑中，我們總應當知道區別這誘惑是從身體上的儀表來的，從肉體上的某種陶醉來的，或從精神上的一種深刻的滋味來的。

結果，徐梅自信真地愛她；向她屢次以專注的愛情相許，並且完全和她過活。

她真是柔媚的，富於巴黎女兒們所容易有的嬌憨之態，她用她們所專有奇異方

法，談吐一些儼然有思想的傻話。三不知便弄出一些極妙的嬌態動作，去誘惑畫師的視官。譬如她高舉雙臂，譬如她故折纖腰，譬如她登車，譬如她向你握手，這類的動作，都是恰到好處的。

經過了三個月，徐梅一點也沒有窺破她在實際上也和其他的模特兒相似，他們於是在安德雷西村租了一所小的房屋避暑。

某一天晚上，我正在那兒。那正是我朋友的性靈中，發生了最初的不安的時節。那晚的天氣，真是那樣清明的，我們便想在那溪河的沿岸散一回步。月亮向那微縹的水裏，傾注一種雨點般的光，使牠那金牙色的反射，在旋流中，在細流中，在那緩流輕咽的全個兒的溪河面上撒出來。

我們沿着那溪河走去，有點被這種夢境般的良夜給我們的無限激賞所醉，竟有置身仙境之感了。我們覺得種種的贊歎，種種的希冀和種種的奇異呼吸，漸漸在我們的身上顫動。並且我們被這種良夜中的恬靜而有生趣的清氣所移，被這種沁入心脾的月

色的清氣所移，竟至於彼此悄然無語。

忽然約瑟芬——她的名子——高叫一下：

——你看見在那邊跳的大魚嗎？

他並不抬頭去瞧，祇隨口答道：

——看見呀，朋友。

她不免發怒了，便說：

——不對，你沒有看見牠，因為你那時沒有將身體轉過去。

他微笑道：

——是的，這是真的。今晚的氣候，好得到使我甚麼也不思慮。

她便也默然了；但是分把鐘以後，一種說話的需要制住了她，於是她便問：

——明天你到巴黎去嗎？

他說：

——我一點也不知道。

她又重新發怒了：

——你不是以你這種啞散步當作有趣！一個人祇要不笨，他總說話

他並不回答。於是她用富於經驗的婦女本能去激怒約翰，開始唱起那隻從兩年以來早使我們心耳俱碎的白眼望青天的怒歌來。

他喃喃地說：

——別唱，我央求你。

她憤然說道：

——你爲甚麼要我別唱？

他說：

——你 我們煞風景。

於是吵鬧便開始了，可嫌而惡毒的吵鬧，並且還夾着意外的唾罵和過早的詰責；

隨後，爽性眼淚也來了。不久便也沒事，他們便回家去了。

他竟爲這次良夜所麻木，竟爲這種癡氣的狂風暴雨所損傷，對她放任一切絕不抗辯。

三個月後，他垂頭喪氣地在人生中的那種不可制服和不可目觀的羅網之內跳躍。她把持他，壓伏他，虐待他。自朝至暮，兩口子互相吵鬧，互相辱罵，互相毆擊。

結果，他願意收束了，決計脫離，他將所有的畫片賣去，並且另向朋友們借錢，居然湊了兩萬佛郎（那時他還不甚知名），於是在某一天早起，他拿這款子和一封永訣的信一齊放在爐台之上，便跑到我家中躲藏。

午後三點鐘光景，有人在我門外拉鈴，我走了去開門，一個女子從我劈面跳進門來，將我推開，一下就跑進我的工場裏面，這就是她——約瑟芬。

他聽見她，便站了起來。

她由一種道地的名貴姿勢，將那盛鈔票的信封子丟在他的腳邊，並且用一種簡潔

的聲音說：

——尊款就在這兒，我不要。

她那時面無人色了，渾身發抖了，決然甚麼傻舉動都預備幹一下。至於他——徐梅，我看見他也面無人色，這是由暴怒而然，也許甚麼狂暴舉動都可以發現。

他問道：

——您究竟要甚麼呢？

她答道：

——我不願意有人拿我當作一個「姑娘」看待。您以前哀求過我，您以前攀住了我。我以前甚麼也沒有向您討過。現在請您保留我罷！

他頓腳說道：

——不行，這太難了！倘若你以為你將要……

於是我抱住了他的胳膊。他向我說：

——隨我幹罷，朋友。

我走到她跟前，從容一步一步地和她討論理智，將我們在必要時所用的話箱子都倒空了，她靜悄悄地聽我談論。

最後，我竟不知道要說些甚麼，並且瞧着這場吵鬧決沒有好的結局，便決定用最後的方法。我說：

——他永遠愛你，孩子；但是他的家庭想他娶親，那末，你總懂得……

她陡然跳將起來：

——甚麼……甚麼……那末我懂得……

接着她便轉過去問他：

——你要去……你要去……娶親嗎？

他斬切地答道：

——是的。

她向前走了一步，便說：

——倘若他娶親，我立刻自殺……你聽着。

他聳着雙肩說：

——好！……那末你自殺罷！

她咽着嗓子，清明地說了幾遍：

——你說？……你說？……你說？……重說一遍罷！

他重說：

——好！那末你自殺吧，倘若這件事合你的意思。

她氣得面無人色，接着便說：

——我不願意拖延，我會從那窗口往下一跳。

他竟笑了，向着窗子走去，將窗門打開，於是用讓客先走的禮貌向她致敬：

——這就是您眼前的道路。照您的說法！

她楞着可怕的眼向他釘了一下；隨後，使用一種在鄉間超越短籬的姿勢，在我和她的跟前衝過，跨過窗台，立刻不見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從這洞開的窗子跳下一個人所給我的激刺；那時，我一下子覺得這窗的闊大空曠，竟和宇宙相似。於是我由本能的作用倒退幾步，竟不敢注視，彷彿我本身也會掉下去似的。

徐梅約翰竟因驚駭而麻木了，絕不動彈一下。

末了有人將這可憐的女子搬了進來，她的兩腿已經折斷了。從此她永不能開步。她的情人，因悔而癡，也許因知遇而受感動，便和她重釋墜歡結爲夫婦了。

十七年二月五日譯於漢口——譯者。



## 村裏的法庭

佐治鄉的治安法院的法庭裏全是一些鄉下人，他們都沿着兩旁的牆站着等開審。那些鄉下人，有高的，也有矮的，有胖得臉上發紅光的，也有瘦得像蘋果樹的根似的。他們都把他們的籃子放在地下，守着安靜沈寂的地位，一心預先到自己的案子。他們身上多少都帶一些牛欄馬廐和汗臭乳酸的味兒。成羣的蠅子在那白色的承塵板下面嗡嗡地鬧着。從那合開着的門口，我們可以聽見雄雞的啼聲。

在一個講台般的東西上面，擺着一張鋪上綠桌毯的長桌子。一個繚紋滿面的老翁正坐在左面的橫裏寫字。一個保安警察直挺挺地坐在右邊的橫裏向空中望着。在那空無所有的牆上，掛着一個木雕的基督像——他在一種痛苦的狀態裏扭着身軀，彷彿把他的無盡期的痛苦，又獻給那些滿身有牲畜氣味的粗人的利益似的。

末了，那位治安推事先生到庭了。他是個滿面紅光的大肚子，用那種性急胖子式的快步搖動他那件黑色的法官長袍；他坐下了，把那頂沒邊制帽擱在桌上，於是用一種很輕視的神情向大眾瞧着。

這是外省的一個文人，某縣的一個思想家，在那些翻譯拉丁古詩，玩味伏爾德爾的小詩和牢記各種情詩者之中，他算得一個。

他說道：

——趕快，波兌爾先生，傳案罷。

隨後他帶着微笑喃喃地念一句拉丁古詩：『我試着說過的一切都是詩。』

於是那位書記抬起他那個禿頭，用一種難於聽明白的聲音慢騰騰地喊着：『巴士古太太控告伊西多拔杜隆一案。』

一個身材龐大的胖婦人走向前來了，這真是一個鄉下太太，一個市鎮上的鄉下太太，帶着一頂盤欄杆的帽子，一條垂在肚子上的鏤花銀表鍊，一些戒指和一副像蠟燭

般發光的耳環。

那推事用一種含刺諷意味的熟人眼光向她招呼一下，後來才說：

——巴士古太太，請您報告您的損失罷。

那另外一造立在那另外一端，一共是男女三個。中央，一個二十五六的鄉下少年子，他滾圓得像是蘋果，緋紅得像是雞冠花。他的右邊就是他的妻子，年紀很輕，身材瘦小，儼然像一隻母雞，一頂粉紅色的小帽像雞冠一般蓋着那個小而平的腦袋。她那副駭怒交集的圓眼睛，也像鷄眼似地從旁邊瞧着。他的左邊就是他的父親，一個脊梁彎曲的老漢，那身軀蓋在那件漿得挺硬像一座銅鐘似的布大衫之下，竟看不出甚麼了。

巴士古太太說明她的理由和事實：

——推事老爺，我收容這孩子到現在有十五年了。我以前像做娘似地撫養他，疼愛他，爲他，我甚麼都辦過，這樣就叫他成了一個人。他從前答應我過，向我發過誓

不和我相離，並且給我寫過一張字據，因此我給了他一份小產業，我在馬丁嘴的那份田地，價值六千佛郎。誰知現在有一個小東西，一個不值價的小東西，一個小的野女人……

那推事說：『放心平氣和一點，巴士古太太。』

巴士古太太。——一個小女人……一個小女人……我明白，弄昏了他的頭，給他做了一些沒有被我知道的事，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後來他跑掉了，娶了那個笨東西，那個蠢貨，並且把我的產業，我在馬丁嘴的那份產業，放到他的婚約上……嘿！那可不行，嘿！那可不行……我有一張字據，請您看罷……他非把那份產業還我不行，那末。我們從前在本地的會計師那裏，爲那份產業寫過一份合同，並且也爲交誼寫過一張密約。兩張字的價值是一樣的。各有各的權利，難道不是真的嗎？（她說完便把一張貼着印花的紙，打開送給那推事。）

伊西多拔杜隆。——這是假的。

推事。——不要做聲。輪到了您，您再說。（他讀着那張紙頭。）

『我以伊西多拔杜隆的名姓立字，願依照本字，承認自己在活着的時候，永不離開我的恩人巴士古太太，並且承認用忠心伏伺她。』 一八八三年八月五

日在佐治鄉立。』

推事。——在簽字的地方有一個十字，那末您是不知道寫字的？

伊西多。——不知道寫字，我。

推事。——這十字是您畫的嗎？

伊西多。——不是我畫的。

推事。——誰畫的呢，那末？

伊西多。——就是她。

推事。——您能夠發誓說是您自己沒有畫這個十字嗎？

伊西多（匆忙地）。——我對着我父母，我祖父祖母，我的上帝發誓，說那畫十字

的的確不是我。（他伸起一隻手，並且向旁邊唾了一次口沫，來給他的誓詞助勁。）

推事（帶笑容）。——您和這位到庭的巴士古太太從前的種種關係，究竟是甚麼樣的呢？

伊西多。——她給我做賤貨用。（滿庭轟堂大笑。）

推事。——您說話的派頭要放和平一些。您的意思，大概是想說您所造從前的種種關係不像她所說的那樣純正罷。

伊西多之父發言了：「他還沒有十五歲，十五歲，推事老爺，當她從我家裏拔他出去的時候……」

推事。——拔他出去，您大概是想說引他出去罷？

伊西多之父——字眼的分別我那裏知道呢？他那時候遠遠沒有十五歲。她呢，已經好好地養了他四年，把他養得像一隻嫩肥鷄似的，簡直拿飲食去填他，不顧害處。後來等得時候像是到了，她就對他出花樣……

推事。——出花樣……而你也就是沒有管嗎？……

伊西多之父。——這一個或者另外一個，那件事總一定要來的！

推事。——那末你有甚麼不平呢？

伊西多之父。——甚麼也沒有！唉！我沒有一點不平，沒有一點不平；祇有我的兒子再也不肯，他，他是自由的。我向法律要求保護。

巴士古太太。——這些人用謊話來逼我，推事老爺。我從前把他撫養成入。

推事。——天曉得。

巴士古太太。——而現在，他背叛我，拋棄我，搶劫我的產業……

伊西多。——這話不對，推事老爺。我早就要開辦她，到現在有五年了，因為她胖得太厲害，這樣真和我弄不來。這樣我覺得沒有味道，有甚麼辦法嗎？我就對她說我要走。誰知她哭了，眼淚來得像屋簷水一樣多，並且答應把馬丁嘴的田地給我，要我再蹲幾年，至多不過四五年。我呢，我就說「可以」！您做了我，又要怎樣辦呢，

您？……我蹲了五年，一天也不短，一點鐘也不短。後來我就走了。各人有各人的權利。我並沒有占甚麼便宜！（伊西多之妻始終沒有發言過，這時用一種尖銳得像鸚鵡長啼般的聲音喊起來：）

——請您說她幾句，請您說她幾句，推事老爺，那個大個兒女人；請您告訴我，究竟占便宜沒有？

伊西多之父（用一種信服的神情點頭，並且照樣說）。——究竟占便宜沒有。（巴士古太太向她背後的那張長凳上倒下，並且開始哭起來。）

推事（用仁慈的聲音）。——您叫我怎樣，這位太太，現在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您以前用很完備的手續把馬丁嘴的田地給了他。那就該歸他管了，的確該歸他管了。他的辦法和他把這田地做他妻子的生活基金，在法律上一點兒也沒有錯。我沒有權力去參加問題上的……難言之隱……祇能從法律的論點上面去觀察事實。我一點辦法也沒有，現在。

伊西多之父(用得意的樣子)。——我們可以回去嗎？

推事。——可以回去。(他們便在那些鄉下人的同情眼光之下，帶着打贏了官司的人的神氣走了。巴士古太太在長襤上大哭。)

推事(微笑)。——您鎮靜一下子罷，這位太太，想想罷，您鎮靜一下子罷……並且，倘若我有話勸您，就是請您另外找一個……另外找一個學徒……

巴士古太太(帶着眼淚)。——我將來找不着……找不着……

推事。——我不能給您指點一個，覺得很抱歉。(她向那個在十字架屈上着身體受苦的基督，失望地瞧了一下，隨立了起來，便用慢步兒走了，可是還抽咽不住，並且用手怕遮着臉。)

推事(側過頭來對着那書記，接着便用一種輕蔑的樣子)。——烏里士走了，伽麗珀瑣便失了安慰。(隨後用一種莊重的聲音：)請您傳後面的那些案件罷。

書記(慢騰騰地)。——勒伽設和子拉斐……

按治安法院 *La Justice de Paix* 爲法國司理簡易案件之司法機關，在鄉村間，僅按期巡迴無一定駐在地點。烏里士 *Ulysse* 及伽麗珀瑣 *Calypso* 均希臘傳說上的人物；烏里士爲伊太格國國王以英勇著，因航海遇險漂流爲倭紀吉島的女王伽麗珀瑣所救，他們同居至七年之久才行分離。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寶山

譯完並誌——譯者。

## 李青崖所譯之文學書

由商務印書館發行者

四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一）

再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二）

三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三）

波華荔夫人傳（弗羅貝爾著）

波納爾之罪（法朗士著）

藝林外史（法朗士著）

木馬——喜劇（安端等著）

由北新書局發行者

四騎士——歐戰小說（伊巴涅茲著）

## 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

共十二集已出九集

每冊實價六角

（一）哼哼小姐集

（二）苜蓿荻集

（三）鷓鴣集

（四）羊脂球集

（五）霍多父子集

（六）遺產集

（七）珍珠小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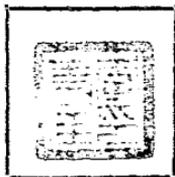
（八）薔薇集

（九）蠅子姑娘集

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一年八月付排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莫泊桑全集  
九 蠅子姑娘集



實價大洋六角半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李青崖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北新書局

